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蘇東坡集

(九)

蘇軾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集 坡 東 蘇  
(九)  
著 軾 蘇

書叢本學國

# 蘇東坡集後集

## 卷十四

### 啓十八首

#### 答杭州交代啓

伏審知府鈴轄待制新易節旄光臨督府舊政已孚於千里先聲坐振於七州軾偶以庸虛適相前後愧無毫髮之善可紀斯民惟有凋瘵之餘以遺君子卽謹瞻奉尤切詠思

#### 答館職啓

伏審奉詔明庭陞華冊府國有得賢之慶士知稽古之榮虎觀石渠極諸儒之妙選鼈宮金闕笑方士之遠求自喜衰年獲觀盛事某官學本自得道惟造深溫故爲君子之儒多聞推益者之友奇字可學知子雲之苦心亡書復存賴安世之默識不試而用知賢則深軾方此賜環遽承枉駕沐誨音之已厚愧馳謁之未遑

#### 頤州到任謝執政啓

入參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邦輒爲西湖之長皆緣天幸豈復人謀惟汝水之名邦乃裕陵之故國人淳事簡地沃泉甘豈惟暫養於不才抑亦此生之可老恭惟某官嘉猷經世茂德範時元老廟堂自有權衡之信餘生江海得同品物之安感佩之私筆舌難既

與京西運使劉昱啓

衰病倦游久懷歸意聖神寬假特乞守符條教闕疎溪湖清遠但坐糜於廩祿顧難繼於賢豪所幸仁明曲垂鎮撫特先蒙於顧盼使增重於吏民伏惟運使郎中才簡上心名高省戶暫屈外臺之寄一蘇右輔之民日望車塵按臨封部少奉誨言之末足爲衰朽之光感佩之私筆舌難既

揚州到任謝執政啓

擇地而安本非臣子之達節有求必獲足見廟堂之兼容釋汝穎之清閑當江淮之衝要舊游所樂習俗相諳已見吏民具述朝廷之意不爲條教自然獄市之清此蓋伏遇某官師保斯民著龜當代折衝禦侮已獲萬人之英補隙輔疎更收一木之用軾敢不益求民瘼勉盡鄙才但未歸田之須臾猶思報國之萬一

答晁發運及諸郡啓

衰病交攻已安僻壤寵光薦及復付名邦雖見吏民敢違條教尙緣大庇使獲少安此蓋伏遇某官忠厚有容高明畢照樂善忘勢稍露外臺之威講舊論心曲敦同榜之好餘人某官忠厚有容通明畢照朝高雅望流風采之聲聞士誦德言借光華於枯朽致茲疎拙粗免曠濶愧展奉之未皇但緘藏之無斁

賀彭發運啓

伏審拜詔十行觀風六路尤符公論克振先聲恭承曩契之隆得與屬城之末瞻依有素感慰居多伏惟發運吏部年兄士聰英風時推舊德用久淹而未盡才歷試而愈高船滿潭中行奏韋堅之課錢流地上

佇觀劉晏之能。喜抃之深。力占難盡。

答杜侍郎啓

伏審薦膺天寵。榮貳卿曹。士友喜於彙征。朝廷爲之增重。伏惟兵部侍郎溫文亮達。宏遠清通。直道不回。貫今昔而無愧。處躬自厚。蹈世俗之所難。事愈練而益明。用雖晚而必濟。自聞休命。實起懦衷。遽承問訊。之先。益佩謙光之過。

定州到任謝執政啓

燕南趙北。昔稱謀帥之難。尺短寸長。今以乏人而授。幸此四夷之守。忘其一障之乘。坐食何功。捫心知愧。伏念軾愚忠。自信朴學無華。孔融意廣才疎。訖無成效。嵇康性不傷物。頻致怨憎。叨逢聖世之休明。未分昔人之憂患。故求散地。以養衰年。終成命之莫回。悼此心之未亮。伏惟某官。躬行周孔。力致唐虞。燮和天地。方遂萬物之性。虛受海宇。固容一介之微。眷此餘生。實無他望。老如安國。旣倦北平之遷。憲比方回。終有會稽之請。歸依之至。筆舌難周。

謝本路監司啓

多病早衰。屢有江湖之請。誤恩過聽。遂分疆場之憂。才無取於折衝。愧已深於臥護。敢緣厚德。尙許兼容。伏惟某官。名重搢紳。望隆中外。承宣帝澤。民忘流殍之災。肅振臺風。吏若親臨之畏顧。惟朽鈍得奉教條。但交欣悚之懷。莫罄瞻依之願。

謝諸郡啓

燕南趙北昔爲百戰之場地利人和今乃四夷之守覩累朝之命帥皆一代之名臣豈謂寵榮曲加疲陋顧吏民之易治幸衰拙之少安此蓋伏遇某官碩德庇民宏才緯世餘膏所燭常分無盡之光蒙霧而行坐獲不知之潤眷言朽鈍未遂顚擠勉加策勵之勤少答吹揚之賜

賀鄰帥及監司冬至啓

月臨天統首冠於三正氣兆黃宮復來於七日候微陽之協應知君子之彙征伏惟某官碩德庇民傑才經世踐揚中外之寄益推望實之隆既醉大平實具周詩之福大有上吉允符羲易之占軾限以守邊未皇稱慶徒云善頌莫罄鄙懷

賀鄰帥及監司正旦啓

新曆旣頒蓋履端歸餘之歲羣情交泰正贊陽出滯之辰恭惟某官厚德鎮浮高名華國非獨疇咨之用已簡上心更膺難老之祥以符民望官守所限展慶無由欣頌之深敷陳罔旣

答丁連州啓

七年遠謫不知骨肉之存亡萬里生還自笑音容之改易久恬鷗鴟稍習蛙蛇自疑本儻崖之人難復見魯衛之士而況清時雅望令德高標固已聞名而自慚蓋欲通書而未敢豈謂知郡朝奉仁無擇物義有違時每憐遷客之無歸獨振孤風而愈厲固無心於集苑而有力於嘘枯遠移一紙之書何啻百朋之錫過情之譽雖知無其實而愧於中起廢之文猶欲借此言以華其老窮途易感永好難忘

答陳提刑啓

久竄島夷偶未書於鬼錄逃歸空谷固喜聞於足音況清廟瑚璉之姿爲明堂杞梓之用欲聞名而未敢豈流問之或先恭惟提刑刑部才高一時望重多士魯諸儒之德業緣飾政刑漢循吏之風流本源經術暫屈雲霄之步一蘇嶺嶠之民憐遷客之無歸墜尺書而起廢助其羽翼借以齒牙但憂枯朽之餘難副吹噓之力旣感且怍不知所云

答彭賀州啓

竄流海國脫身羈鬼之林洒掃真祠拜賜散人之號喜歸田之有漸悼報國之無期方自愧於心顏敢聞名於左右豈謂某官曲敦雅好深軫窮途賜以尺書借之餘論溫詞曲盡賢於十部之見臨陋質增華果已五漿之先餽但慚衰朽虛辱品題敬佩至言永以爲好

答王承議啓

泮水受成繆膺桑梓之敬海邦畫諾又觀枳棘之栖多難百罹流年半世恍如昨夢復見故人伏惟知郡承議居以才稱進由德選淵源師友舊仰鄭公之高歌詠風流近傳邵父之繼不忘疇昔曲賜拊存豈獨憐衰朽而借寵光蓋將敦風義以勵世俗感佩之至筆舌難周

答王幼安宣德啓

俯仰十年忽焉如昨間關百罹何所不有頃者海外澹乎蓋將終焉偶然生還置之勿復道也方將求田問舍爲三百指之養杜門面壁觀六十年之非豈獨江湖之相忘蓋已寂寥而喪我不謂某官講修舊好收錄陳人粲然雲漢之章彼此枯朽之質欲其洗濯宿負激昂晚節粗行平生之志少慰朋友之望此意

厚矣我心悠哉如焦穀牙如伏櫪馬非吹噓之所及縱鞭策以何加藏之不忘永以爲好。

書八首

杭州上執政書二首

十二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軍州事充兩浙西路兵馬鈐轄蘇軾謹頓首百拜上書門下僕射相公閣下去年浙中冬雷發洪太湖水溢春又積雨蘇湖常秀皆水民就高田秧稻以待水退及五六月稍稍分種十不及四五而又繼之以旱以故早晚皆傷高下並損自元豐以來民之艱食未有如今歲者也軾已三奏其事至今未報蓋人微言輕理自當爾然亦恐監司諸郡不盡以實奏而廟堂所訪問往來之人或揣所樂聞不盡以實告故朝廷以軾言爲過耳不然豈有仁聖在上羣賢並用而肯恬不爲意乎入冬以來緣諸郡閉籬而稅務用例違條收五穀力勝錢放米價斗至八九十衢睦等州至百餘錢皆月錢炎炎可畏軾用印板出榜千餘道止絕此兩事自半月來米穀通流價亦稍平然浙中無麥青黃之交當在來秋而熟不熟又未可知民懲熙寧流殍之禍上戶有米者皆斬借不肯出其勢非大出官米不能救此患自正月至七月本州裏外九縣日糴官米千五百石乃可以平價救飢計當用米三十一萬五千石今本州常平除免充軍糧外止有十七萬石漕司許於鄰郡運致三萬石尙少十一萬五千石計窮理迫須至控告軾近以本州廨宇弊壞奏乞度牒二百道修完未蒙開允意欲以此度牒募人於諸縣納米度可得二萬五千石然後減價出賣每斗六十度可得錢萬五千貫且以此錢修完廨宇雖不及元計料錢數先且修完緊要處亦粗可足用則是此度牒一出而兩利也伏望相公深念本州廨宇弊壞

已甚不可不修及今完葺所費尙少後日大壞其費必倍又因以募人納米出糶救飢設使不因修完麻  
字朝廷以飢民之故特出聖恩乞與二百道度牒猶不爲過而况救飢修屋兩用而並濟乎軾愚憲少慮  
仰恃廟堂諸公仁賢卹民必不忍拒此請意此度牒可以必得以此不候回降指揮輒已一面告喻商旅  
令儲峙米斛具水陸腳乘以須度牒之至深望果斷不疑於一兩日內降付急遞日與吏民延頸企踵雖  
大旱望雲執熱思灌未喻其急也若不蒙哀察則是使軾失信商旅坐視流殍其爲慚惶狼狽未易遽言  
至時朝廷雖加誅殛何補於事兼軾近者奏爲本路轉運司今年合起年額米斛百六十萬乞特許且起  
一半或三分之二其餘候豐熟日隨年額起發未蒙恩許今年漕司窘迫實倍常歲異時預買紬絹錢常  
於歲前散絕今尙闕大半刻刷之急蓋不遺餘力矣若非朝廷少加矜察則督迫之極害必及民近蒙朝  
廷許輟上供二十萬石出糶此大惠也然望更輟留三十萬石若無米可糶祇乞以此錢收買銀絹上供  
雖無補於飢民而散幣在民少解錢荒之患亦良策也此外祇有勸誘富民出穀助官賑貸及用常平錢  
米募民工役二事然皆難行誘勸之利未及貧民而誅求之禍先及上戶浙中富民欠官錢者十人而九  
決無可勸誘之理至於募民工役亦非實惠若散募飢貧不堪工役鳥獸聚散得錢便走熙寧中嘗行此  
事名爲召募其實不免於等第上差科官支錢米盡入役夫而本戶又須貼錢雇人因年人戶重有此擾  
皆虛名無實利少害多惟有多糶官米一事簡而易行米價既低民無貧富均享其利惟望相公留意則  
一路幸甚軾拙於言語不能盡寫憂危之狀以曉左右惟有發書之日西向再拜扣頭默禱庶幾區區丹  
誠可以感動萬一也不宣

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軍州事充兩浙西路兵馬鈐轄蘇軾謹頓首再拜上書門下僕射相公閣下。軾近上章論浙西淫雨颶風之災。伏蒙恩旨使與監司諸人議所以爲來歲之備者。謹已條上二事。軾才術淺短禦災無策。但知叫號朝廷乞寬減額米。截賜上供。言狂計拙。死罪死罪。然三吳風俗自古浮薄。而錢塘爲甚。雖室宇華好。被服粲然。而家無宿春之儲者。蓋十室而九。自經熙寧饑疫之災。與新法聚斂之害。平時富民殘破略盡。家家有市易之欠。人人有鹽酒之債。田宅在官房廊傾倒。商賈不行。市井蕭然。譬如衰羸久病之人。平時僅自支持。更遭風寒暑濕之變。便自委頓。仁人君子。當意外將護。未可以壯夫常理期也。今年錢塘賣常平米十八萬石。得米者皆叩頭誦佛。云官家將十八萬石米於烏鳩狐狸口中奪出數十萬人。此恩不可忘也。夫以區區戰國公子。尙知焚券市義。今以十八萬石米易錢九萬九千緡。而能活數十萬人。此豈下策也哉。竊惟仁聖在上。輔以賢哲。一聞此言。理無不可。但恐世俗諂薄成風。揣所樂聞。與所忌諱。不以仁人君子期左右。爭言無災。或言有災而不甚積衆口之驗。以惑聰明。此軾之所私憂過慮也。八月之末。秀州數千人訴風災。吏以爲法有訴水旱而無訴風災。拒閉不納。老幼相騰。踐死者十一人。方按其事。由此言之。吏不喜言災者。蓋十人而九。不可不察也。軾旣條上二事。且以關白漕憲。兩司官吏皆來見軾。曰。此固當今之至計也。然恐朝廷疑公爲漕司地。奈何。軾曰。吾爲數十萬人性命言也。豈卽此小小悔吝哉。去年秋冬。諸郡閉糶。商賈不行。軾旣劾奏通之。又舉行災傷法。約束本路不得收五穀力勝錢。三郡米大至。施及浙東。而漕司官吏緣此慍怒。幾不見容。文符往來。僚吏恐悚。以軾之私意。其不爲漕司地也。審矣。力勝之免去歲已有成法。然今歲未敢舉行者。實恐再忤漕司。怨咎愈深。此

則軾之疲懦畏人，不免小有回屈之罪也。伏望相公一言檢舉成法，自朝廷行下，使五穀通流，公私皆濟。上以明君相之恩，下以安孤危之迹，不勝幸甚。去歲朝旨免力勝錢止於四月，浙中無麥須七月初間見新穀，故自五月以來米價復增。軾亦曾奏乞展限至六月終不報。今者若蒙施行，則乞以六月爲限。去歲恩旨寬減上供額米三分之一，而戶部必欲得見錢，浙中遂有錢荒之憂。軾奏乞以錢和買銀紺上供三請而後可。今者若蒙施行，卽乞一時行下。軾竊度事勢，若不且用愚計來歲恐有流殍盜賊之憂。或以其狃淺過計，事難施行，卽乞別除一小郡，仍選才術有餘可以坐消災沴者，使任一路之責。幸甚幸甚，干冒台重，伏紙慄戰不宣。

揚州上呂相書

軾再拜。伏蒙手書見謂勇於爲義，不當在外獎飾過分，悚息之至。軾竊謂士在用不用，在內外也。自揣所宜在外，不惟身安耳，靜至於束吏養民，亦粗似所便，又不自量。每有所建請，蒙相公主張施行，使軾常在外爲朝廷採撫四方利病，而相公擇其可行者行之，豈非學道者平生之至願也哉？頃者所論積欠，蒙示俞已有定議。此殆一洗天下瘡痏也。近復建言，納運折欠利害，乞申明編敕，嚴賜約束，行下而罷，真揚楚泗轉般倉斗子倉法，必已關覽。此事若行，不過歲失淮南商稅萬緡，而數年之後，所得必却過之。但納梢飽暖，餽運辦集，必無三十萬石之欠，而能使六路運卒保完背頰，使臣人員千百人保完身計，此豈小事乎？其餘納運弊害，小小枝葉，亦不住講求，續止其事。又軾自入淮南界，聞二三年來諸郡稅務刻急，日甚行路咨怨，商賈幾於不行。有稅物者既無脫遺，其無稅物及雖有不多者，皆不與點檢，但多喝稅錢。商

旅不肯認納。則苛留十日半月。人船既衆。資用坐竭。則所喝惟命。州郡轉運司皆力主此輩無所告訴。竊聞東南物貨全不通行。京師坐致枯涸。若不及相公在位。救解此患。恐遂滋長。至於不可救矣。祇如揚州稅額已增不虧。而數小吏爲虐不已。原其情蓋爲有條許酒稅監官分請增剩賞錢。此元豐中一小人建議羞汚士風。莫此爲甚。如酒務行此法。雖士人所恥。猶無大害。若稅務行之。則旣增之外。刻剥不已。行路被其虐矣。軾旦夕欲上此奏。乞罷之。亦望相公留念。軾已買田陽羨。歸計已成。紛紛多言。深可憫笑。但貪及相公在位。求治繩墨之外。故時効區區。庶小有益於世耳。不宣。

答虔倅僕括奉議書

軾頓首。資深使君閣下。前日辱訪寵示長牋。及詩文一編。伏讀數日。廢卷拊掌。有起予之歎。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物固有是理。患不知知。知之患不能達之於口與手。所謂文者能達是而已。文人之盛。莫如近世。然私所敬慕者。獨陸宣公一人。家有公奏議善本頃侍講讀嘗繕寫進御。區區之忠。自謂庶幾於孟軻之敬王。且欲推此學於天下。使家藏此方人挾此藥以待世之病者。豈非仁人君子之至情也哉。今觀所示議論。自東漢以下十篇。皆欲酌古以馭今。有意於濟世之用。而不志於耳目之觀美。此正平生所望於朋友。與凡學道之君子也。然去歲在都下。見一醫工頗藝而窮。慨然謂僕曰。人所以服藥端爲病耳。若欲以適口。則莫如芻豢。何以藥爲。今孫氏劉氏皆以藥顯。孫氏期於治病。不擇甘苦。而劉氏專務適口。病者宜安所去取。而劉氏富倍孫氏。此何理也。使君斯文未必售於世。然售不售。豈吾儕所當挂口哉。聊以發一笑耳。進宣公奏議有一表輒錄呈。不須示人也。餘俟面謝不宣。

答王庠書

軾啓。遠蒙差人致書問安否。輔以藥物。眷意甚厚。自二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十三日。凡一百三十餘日。乃至水陸蓋萬餘里矣。罪戾遠黜。旣爲親友憂。又使此兩人者跋涉萬里。比其還家。幾盡此歲。此君愛我之過而重其罪也。但喜比來侍奉多暇。起居佳勝。軾罪大責薄。居此固宜。無足言者。瘴癘之邦。僨仆者相屬於前。然亦有以取之。非寒暖失宜。則飢飽過度。苟不犯此者。亦未遽病也。若大期至。固不可逃。又非南北之故矣。以此居之泰然。不煩深念。前後所示著述文字。皆有古作者風力。大略能道意所欲言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辭至於達止矣。不可以有加矣。經說一篇。誠哉是言也。西漢以來。以文設科。而文始衰。自賈誼司馬遷。其文已不逮先秦古書。況其下者。文章猶爾。況所謂道德者乎。若所論周勃。則恐不然。平勃未嘗一日忘漢。陸賈爲之謀。至矣。彼視祿產。猶几上肉。但將相和調。則大計自定。若如君言。先事經營。則呂后覺悟。誅兩人而漢亡矣。某少時好議論古人。旣老。涉世更變。往往悔其言之過。故樂以此告君也。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實用。賈誼陸贊之學。殆不傳於世。老病且死。獨欲教子弟。豈意姻親中。乃有王郎乎。三復來覘。喜抃不已。應舉者志於得而已。今程試文字。千人一律。考官亦厭之。未必得也。如君自信。不回必不爲時所棄也。又況得失有命。決不可移乎。勉守所學。以卒遠業。相見無期。萬萬自重而已。人還謹奉手啓。少謝萬一。

答潮州吳秀才書

軾啓。遠辱專人惠教。具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之至。與子野先生遊幾二十年矣。始以李六丈待制師中

之言知其爲人李公人豪也於世少所屈伏獨與子野書云白雲在天引領何及而子野一見僕便諭出世間法以長生不死爲餘事而以練氣服藥爲土苴也僕雖未能行然喜誦其言蓋嘗作問養生一篇爲子野出也近者南遷過真揚間見子野無一語及得喪休戚事獨謂僕曰邯鄲之夢猶足以破妄而歸真子今目見而身履之亦可以少悟矣夫南方雖號爲瘴癘地然死生有命初不曰南北也且許過我而歸自此日夜望之忽得來教乃知子野尚在北不遠當來赴約也幸甚幸甚長書稱道過實讀之赦然所論孟揚申韓諸子皆有理詞氣翛然又以喜子野之有佳子弟也然昆仲以子野之故雖未識面懸相喜者則附遞一書足矣何至使人蠻足遠來又致酒麵海物荔子等僕豈以口腹之故千里勞人哉感愧厚意無以云諭過廣州買得檀香數斤定居之後杜門燒香閉目清坐深念五十九年之非耳今分一半非以爲往復之禮但欲昆仲知僕汎掃身心澡淪神氣兀然灰槁之大略也有書與子野更督其南歸相過少留爲印可其已得而訶策其所未至也此外萬萬自愛

答謝民師書

軾啓近奉違亟辱問訊具審起居佳勝感慰深矣軾受性剛簡學迂材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搢紳自還海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況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可言也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詞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係風捕景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乎

是之謂詞達。詞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貴賤也。紛紛多言，豈能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所須惠力法雨堂字，軾本不善作大字，強作終不佳。又舟中局迫難寫，未能如教。然軾方過臨江，當往遊焉。或僧欲有所記錄，當作數句留院中，慰左右念親之意。今已至峽山寺，少留即去，愈遠惟萬萬以時自愛不宣。

答劉沔都曹書

軾頓首都曹劉君足下。蒙示書教，及編錄拙詩文二十卷。軾平生以言語文字見知於世，亦以此取疾於人，得失相補，不如不作之安也。以此常欲焚棄筆硯，爲瘡默人，而習氣宿業未能盡去，亦謂隨手雲散鳥沒矣。不知足下默隨其後，掇拾編綴，略無遺者，覽之慚汗，可爲多言之戒。然世之蓄軾詩文者多矣，率真僞相半，又多爲俗子所改竄，讀之使人不平，然亦不足怪。識真者少，蓋從古所病。梁蕭統集文選世以爲工，以軾觀之，拙於文而陋於識者，莫統若也。宋玉賦高唐神女，其初略陳所夢之因，如子虛亡是公相與問答，皆賦矣，而統謂之敍。此與兒童之見何異？李陵蘇武贈別長安，而詩有江漢之語，及陵與武書詞句，儂淺正齊梁間小兒所擬作，決非西漢文。而統不悟，劉子玄獨知之。范曇作蔡琰傳，載其二詩，亦非是董

卓已死，琰乃流落方卓之亂，伯喈尙無恙也。而其詩乃云以卓亂故流入於胡。此豈真琰語哉？其筆勢乃効建安七子者，非東漢詩也。李太白韓退之白樂天詩文皆爲庸俗所亂，可爲太息。今足下所示二十卷，無一篇僞者。又少謬誤，及所示書詞清婉雅奧，有作者風氣。知足下置力於斯文久矣。軾窮困，本坐文字，蓋願剗形去皮，而不可得者。然幼子過文益奇，在海外孤寂無聊，過時出一篇見娛，則爲數日喜寢食有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貝，未易鄙棄也。見足下詞學如此，又喜吾同年兄龍圖公之有後也，故勉作報書，忽忽不宣。

## 卷十五

### 記四首

#### 衆妙堂記

眉山道士張易簡教小學常百人。予幼時亦與焉。居天慶觀北極院。予蓋從之三年。謫居海南。一日夢至其處。見張道士如平昔。汛治庭宇。若有所待者。曰老先生且至。其徒有誦老子者曰玄之又玄。象妙之門。予曰妙一而已。容有衆乎。道士笑曰。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審妙也。雖衆可也。因指灑水蘿草者曰。是各一妙也。予覆視之。則二人者手若風雨。而步中規矩。蓋煥然霧除。霍然雲消。予驚歎曰。妙蓋至此乎。庖丁之理解。郢人之鼻斲。信矣。二人者釋用而上曰。子未覩真妙。庖郢非其人也。是技與道相半。習與空相會。非無挾而徑造者也。予亦見夫蜩與雞乎。夫蜩登木而號。不知止也。夫雞俯首而啄。不知仰也。其固也如

此然至蛻與伏也則無視無聽無飢無渴默化於荒忽之中候伺於毫髮之間雖聖知不及也是豈技與習之助乎二人者出道士曰少安須老先生至而問焉二人者顧曰老先生未必知也子往見蜩與雞而問之可以養生可以長年廣州道士崇道大師何德順作堂榜曰衆妙以書來海南求文以記之予不暇作也獨書夢中語以示之戊寅三月十五日

### 瓊州惠通井記

禹貢濟水入於河溢爲滎河南曰滎陽河北曰滎澤沱潛本梁州二水亦見於荊州水行地中出沒數千里外雖河海不能絕也唐相李文饒好飲惠山泉置驛以取水有僧言長安昊天觀井水與惠山泉通雜以他水十餘缶試之僧獨指其二缶曰此惠山泉也文饒爲罷水驛瓊州之東五十里曰三山庵庵下有泉味類惠山東坡居士過瓊庵僧惟德以水餉焉而求爲之名名之曰惠通元符三年六月十七日記

### 南安軍學記

古之爲國者四井田也肉刑也封建也學校也今亡矣獨學校僅存耳古之爲學者四其大者則取士論政而其小者則絃誦也今亡矣直誦而已舜之言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格之言改也論語曰有恥且格承之言薦也春秋傳曰奉承齊犧庶頑讒說不率是教者舜皆有以待之夫化惡莫若進善故擇其可進者以射侯之禮舉之其不率教甚者則撻之小則書其罪以記之非疾之也欲與之並生而同憂樂也比士之有罪而未可終棄者故使樂工採其謳謠諷議之言而颺之以觀其心其改過者則薦之且用之其不悛者則威之

屏之，斂之，寄之，類是也。此舜之學政也。射之中否，何與於善惡？而曰：「俟以明之何也？」曰：「射所以致衆而論士也。」衆一而後論定。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使弟子揚觴而敍黜者三，則僅有存者。由此觀之，以射致衆，衆集而後論士，蓋所從來遠矣。詩曰：「在泮獻囚。」又曰：「在泮獻馘。」禮曰：「受成於學。」鄭人遊於鄉校，以議執政。或謂子產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不可。」善者吾行之，不善者吾改之。是吾師也。孔子聞之，謂子產仁。古之取士論政者，必於學。有學而不取士，不論政，猶無學也。學莫盛於東漢，士數萬人，嘘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其取士議政，可謂近古。然卒爲黨錮之禍，何也？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而士自以私意行之於下，其禍敗固宜。朝廷自慶曆熙寧紹聖以來，三致意於學矣。雖荒服郡縣，必有學。况南安江西之南境，儒術之富，與閩蜀等。而太守朝奉郎曹侯登，以治郡顯，所至必建學。故南安之學，甲於江西。侯，仁人也，而勇於義。其建是學也，以身任其責，不擇劇易期於必成。士以此感奮，不勸而力，費於官者爲錢九萬三千，而助者不貲。爲屋百三十間，禮殿講堂，視大邦君之居，凡學之用，莫不嚴具。又以其餘，增置廩給食數百人。始於紹聖二年之冬，而成於四年之春。學成而侯去，今爲潮州。軾自海南遂過南安，見聞其事爲詳。士旣德侯不已，乃具列本末，贏糧而從軾者三百餘里，願紀其實。夫學王者事也，故首以舜之學政告之。然舜遠矣，不可以庶幾。有賢太守，猶可以爲鄭子產也。學者勉之，無愧於古人而已。

順濟王廟新獲石磬記

建中靖國元年四月甲午，軾自儋耳北歸，艤舟吳城山順濟龍王祠下，旣進謁而還，逍遙江上，得古箭鏃，而已。

梁鋒而劍脊其廉可劖而其質則石也曰異哉此孔子所謂楷矢石砮肅慎氏之物也何爲而至此哉傳觀左右失手墜於江中乃禱於神願復得之當藏之廟中爲往來者駭心動目詭異之觀既禱則使沒人求之一探而獲謹按禹貢荊州貢礪砥砮丹及箇箠楷梁州貢璆鐵銀鏤砮磬則楷矢石砮自禹以來貢之矣然至春秋時隼集於陳廷楷矢貫之石砮長尺有咫時人莫能知而問於孔子孔子不近取之荆梁而遠取之肅慎則荆梁之不貢此久矣顏師古曰楷木堪爲筈今幽以北皆用之以此考之用楷爲矢至唐猶然而用石爲砮則自春秋以來莫識矣可不謂異物乎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陳於路寢孔子履藏於武庫皆以古見寶此矢獨非寶乎順濟王之威靈南放於洞庭北被於淮泗乃特爲出此寶軾不敢私有而留之廟中與好古博雅君子共之以昭示王之神聖英烈不可不敬者如此

### 碑五首

#### 上清儲祥宮碑一首

元祐六年六月丙午制詔臣軾上清儲祥宮成當書之右臣軾拜手稽首言曰臣以書命待罪北門記事之成職也然臣愚不知宮之所以廢興與凡材用之所從出敢昧死請乃命有司具其事以詔臣軾始太宗皇帝以聖文神武佐太祖定天下既卽位盡以太祖所賜金帛作上清宮朝陽門之內旌興王之功且爲五代兵革之餘遺民赤子請命上帝以至道元年正月宮成民不知勞天下頌之至慶曆三年十二月有司不戒於火一夕而燼自是爲荆棘瓦礫之場凡三十七年元豐二年二月神宗皇帝始命道士王太初居宮之故地以法籙符水爲民禳禱民趨歸之稍以其力修復祠宇詔用日者言以宮之所在爲

國家子孫地。乃賜名上清儲祥宮。且賜度牒與佛廟神祠之遺利。爲錢一千七百四十七萬。又以官田十四頃給之。刻玉如漢張道陵所用印。及所被冠佩劍履。以賜太初。所以寵之者甚備。宮未成者十八。而太初卒。太皇太后聞之。喟然嘆曰。民不可勞也。兵不可役也。大司徒錢不可發也。而先帝之意。不可以不成。乃勅禁中供奉之物。務從約損。斥賣珠玉。以巨萬計。凡所謂以天下養者。悉歸之儲祥。積會所賜。爲錢一萬七千六百二十八萬。而宮乃成。內出白金六千三百餘兩。以爲香火瓜華之用。召道士劉應真嗣行太初之法。命入內供奉。官陳衍典領其事。起四年之春。訖六年之秋。爲三門兩廡中大殿三旁小殿九鐘經樓二石壇。一建齋殿於東。以待臨幸。築道館於西。以居其徒。凡七百餘間。雄麗靖深。爲天下偉觀。而民不知。有司不與焉。嗚呼。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淨無爲爲宗。以虛明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僊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眞木公金母之號。延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一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丸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臣嘗竊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修其本而末自應。故仁義不施。則韶濩之樂不能以降天神。忠信不立。則射鄉之禮不能以致刑措。漢興蓋公治黃老而曹參師其言。以謂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以此爲政。天下歌之。曰。蕭何爲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其後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清心省事。薄斂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臣觀上與太皇太后所以治天下者。可謂至矣。檢身以律物。故不怒而威。捐利以予民。故不藏而富。屈己以消兵。故不戰而勝。虛心以觀世。故不察而明。雖黃帝老子。其何以加

此本既立矣則又惡衣菲食卑宮室陋器用斥其贏餘以成此宮上以終先帝未究之志下以爲子孫無疆之福宮成之日民大和會鼓舞謳歌聲聞於天天地喜答神祇來格祝史無求福祿自至時萬時億永作神主故曰修其本而末自應豈不然哉臣旣書其事皇帝若曰大哉太祖之功太宗之德神宗之志而聖母成之汝作銘詩而朕書其首曰上清儲祥宮碑臣軾拜手稽首獻銘曰

天之蒼蒼正色非耶其視下也亦若斯耶我作上清儲祥之宮無以來之其肯我從元祐之政媚于上下何修何營曰是四者民懷其仁吏服其廉鬼畏其正神予其謙帝旣子民維子之視云何事帝而瘠其子允哲文母以公滅私作宮千柱人初不知於皇祖宗在帝左右風馬雲車從帝來狩閱視新宮察民之言佑我文母及其孝孫孝孫來饗左右耆者無競惟人以燕我後多士爲祥文母所培我膺受之篤其成材千石之鐘萬石之虞相以銘詩震於四海

昭靈侯廟碑

昭靈侯南陽張公諱路斯隋之初家潁上縣百社村年十六中明經第唐景龍中爲宣城令以才能稱夫人石氏生九子自宣城罷歸常釣於焦氏臺之陰一日顧見釣處有宮室樓殿遂入居之自是夜出旦歸輒體寒而溼夫人驚問之公曰我龍也夢人鄭祥遠者亦龍也與我爭此居明日當戰使九子助我領有絳綃者我也青綃者鄭也明日九子以弓矢射青綃者中之怒而去公亦逐之所過爲谿谷以達於淮而青綃者投於合淝之西山以死爲龍穴山九子皆化爲龍而石氏葬關洲公之兄爲馬步使者子孫散居潁上其墓皆存焉事見於唐布衣趙耕之文而傳于淮潁間父老之口載於歐陽文忠公之集古錄云自

景龍以來，潁人世祠之於焦氏臺。乾寧中，刺史王敬義始大其廟。有宋乾德中，蔡州大旱，其刺史司超聞公之靈，築祠於蔡。既雨，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爲記其事。蓋淮南至於蔡，許陳汝皆奔走奉祠。景德中，諫議大夫張秉奉詔益新，潁上祠宇而熙寧中，司封郎中張徽奏乞爵號，詔封公昭靈侯。石氏柔應夫人廟有穴，五往往見變異，出雲雨。或投器穴中，則見於池而近歲有得蛻骨於池者，金聲玉質，輕重不常。今藏廟中。元祐六年秋旱甚，郡守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蘇軾迎致其骨於西湖之行祠，與吏民禱焉。其應如響，乃益治其廟，作碑而銘之。銘曰：

維古至人，泠然乘風，變化往來，不私其躬。道本於仁，仁故能勇。有殺有生，以仁爲終。相彼幻身，何適不通。地行爲人，天飛爲龍。惠于有生，我則從之。淮潁之間，篤生張公。跨歷隋唐，顯於有宋。上帝寵之，先帝封之。昭於一方，萬靈宗之。哀哉！潁民處瘠而窮，地傾東南，潦水所鍾，忽焉歸壑。千里一空，公居其間，拯溺吊凶，救藥疾癘，驅壤螟蟲，開闢抑揚，孰知其功？坎坎擊鼓，巫師老農，斗酒隻雞，四簋其饌。度公之居，貝闕珠宮，揆公之食，瓊醴玉饗，何以稱之？我愧於中，公之所饗，惟誠與恭。誠在愛民，無傷農工。恭不在外，洗濯厥胸。此以事神，神聽則聰。敢有不然，上帝恫之。

潮州韓文公廟碑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傅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

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生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正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鰐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鑄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旣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謹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烹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於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粧糠。西游咸池略

抉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吊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鰐如驅羊。釣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犧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滂涕。翩然被髮下大荒。

峻靈王廟碑

古者王室及大諸侯國皆有寶。周有琬琰大玉。魯有夏后氏之璜。皆所以守其社稷。鎮撫其人民也。唐代宗之世。有比丘尼若夢。悅惚見上帝者。得八寶以獻諸朝。且傳帝命曰。中原兵久不解腥。聞於天。故以此寶鎮之。則改元寶應。以是知天亦分寶以鎮世也。自徐聞渡海。歷瓊至儋。又西至昌化縣西北二十里。有山秀峙。海上石峯巉然若巨人冠帽。西南向而坐者。俚人謂其山胳膊。而僞漢之世。封山神爲鎮海廣德王。五代之末。南夷有知望氣者。曰是山有寶氣。上達於天。艤舟其下。斲山發石以求之。夜半大風浪。駕其舟空中。碎之石峯下。夷皆溺死。儋之父老猶有及見敗舟山上者。今獨有砾石存焉耳。天地之寶。非人所得睥睨者。張華使其客雷煥發鄧城獄。取寶劍佩之。華終以忠遇禍。坐此也。夫今此山之上。上帝賜寶以奠南極。而貪冒無知之夷。欲以力取而已有之。其誅死宜哉。皇宋元豐五年七月。詔封山神爲峻靈王。用部使者承議郎彭次雲之請。紹聖四年七月。瓊州別駕蘇軾。以罪謫於儋。至元符三年五月。有詔徙廉州。自念謫居海南三歲。飲鹹食腥。陵暴霧露。而得還者。山川之神實相之。再拜稽首。西嚮而辭焉。且書其事。碑而銘之。山有石池。產紫鱗魚。民莫敢犯。石峯之側。多荔支黃柑。得就食。持去。則有風雹之變。其銘曰。瓊崖千里塊海中。民夷錯居古相容。方壺蓬萊此別宮。峻靈獨立秀且雄。爲帝守寶甚嚴恭。庇廕嘉穀歲。

屢豐小大逍遙遠鯤龍鶴鷗安栖不避風我浮而西今復東銘碑曠然照無窮

伏波將軍廟碑

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於嶺南之民前伏波邳離路侯也後伏波新息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能有秦雖  
稍通置吏旋復爲夷邳離始伐滅其國開九郡然至東漢二女子側貳反嶺南震動六十餘城世祖初平  
天下民勞厭兵方閉玉關謝西域況南荒何足以辱王師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左袵至今矣由此論之兩  
伏波廟食於嶺南者均也古今之傳莫能定於一自徐聞渡海適朱崖南望連山若有若無杳杳一髮耳  
艤舟將濟眩栗喪魄海上有伏波祠元豐中詔封忠顯王凡濟海者必卜焉曰某日可濟乎必吉而後敢  
濟使人信之如度量衡石必不吾欺者嗚呼非盛德其孰能然自漢以來朱崖僧耳或置或否揚雄有言  
朱崖之棄捐之之力也否則介鱗易我衣裳此言施於當時可也自漢末至五代中原避亂之人多家於  
此今衣冠禮樂蓋斑斑然矣其可復言棄乎四州之人以徐聞爲咽喉南北之濟者以伏波爲指南事神  
其敢不恭軾以罪謫儋耳三年今乃獲遷海北往返皆順風念無以答神貺者乃碑而銘之銘曰  
至嶮莫測海與風至幽不仁此魚龍至信可恃漢兩公寄命一葉萬仞中自此而南洗汝胸撫育民夷必  
清通自此而北端汝躬屈信窮達常正忠生爲人英沒愈雄神雖無言意我同

卷十六

傳一首

率子廉傳

率子廉衡山農夫也。愚朴不遜。衆謂之率牛。晚隸南嶽觀爲道士。觀西南七里有紫虛閣。故魏夫人壇也。道士以荒寂莫肯居者。惟子廉樂之。端默而已。人莫見其所爲。然頗嗜酒。往往醉臥山林間。雖大風雨至。不知虎狼過其前。亦莫害也。故禮部侍郎王公祐出守長沙。奉詔禱南嶽。訪魏夫人壇。子廉方醉不能起。直視公曰。村道士愛酒。不能常得。得輒徑醉。官人恕之。公察其異。載與俱歸。居月餘。落漠無所言。復送還。山曰。尊師韜光內映。老夫所不測也。當以詩奉贈。旣而忘之一日。晝寢。夢子廉來。索詩。乃作二絕句。書板置閣上。衆道士驚曰。率牛何以得此。太平興國五年六月十七日。忽使謂觀中人曰。吾將有所適。閣不可無人。當速遣繼我者。衆道士自得王公詩。稍異之矣。及是驚曰。天暑如此。率牛安往。狼狽往視。則死矣。衆始大異之。曰。率牛乃知死日耶。葬之嶽下未幾。有南臺寺僧守澄。自京師還。見子廉南薰門外。神氣清逸。守澄問何故出山。笑曰。閑游耳。寄書與山中人。澄歸。乃知其死。驗其書。則死日也。發其冢。杖屨而已。東坡居士曰。士中有所挾。雖小技。不輕出也。況至人乎。至人固不可得識。至人者。豈易得哉。王公非得道。不能知率牛之異也。居士嘗作三槐堂記。意謂公非獨慶流其子孫。庶幾身得道者。及見率子廉事。益信其然。公詩不見全篇。書以遺其曾孫輩。使求之家集而補之。或刻石置紫虛閣上。

祝文十六首

潁州謁文宣王廟祝文  
軾以諸生遭遇入侍帷幄出典民社莅事之始祇見于學先聖先師實臨之敬行所聞敢忘其舊尚饗

謁諸廟祝文

軾以侍臣出守承宣上意以民爲本祇敬事神所以庇民莅事之始祇見祠下尚饗

德音到州祭諸廟祝文

維年月日具位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某神上清儲祥宮成敷宥四海均福於下有詔守臣凡在秩祀罔不祇薦維神導和却沴保民無疆以稱朝廷至仁之意尚饗

祈雨迎張龍公祝文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十月丙辰朔二十五日庚辰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軍州事蘇軾謹請州學教授陳師道并遣口口承務郎迨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昭靈侯張公之神稽首龍公民所祇威德博而化能潛能飛食於潁人淮潁是依受命天子命服有輝爲國庇民凡請莫違歲旱夏秋秋穀旣微冬又不雨麥槁而腓閼閼農夫望歲畏飢並走羣望莫哀我歎於赫遺蛻靈光照幃惠肯臨我言從其妃翻舞雩詠薦其絜肥雨雪在天公執其機游戲俛仰千里一麾被及淮甸三輔王畿積潤滂流浹日不晞我率吏民鼓鐘旄旂拜送于郊以華其歸尚饗

送張龍公祝文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十二月乙酉朔十日甲午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昭靈侯張公之神赫赫龍公甚武且仁赴民之急如謀其身有不應祈惟汝不虔我自洗濯齋居誠陳旱我之罪勿移於民公顧聽之如與我言玉質

金相其重千鈞惠然肯來共者四人眷此行宮爲留浹辰再雨一雪旣洽且均何以報之榜銘皆新詔公之德于億萬年惟師道迨復餞公還咨爾庶邦益敬事神尚饗

立春祭土牛祝文

三陽旣應庶草將興爰出土牛以戒農事丹青設象蓋惟風俗之常耕穫待時必有陰陽之助仰惟靈德佑我稽人尚饗

謝晴祝文

吏旣不德致災病民一雨一霽輒號于神風回雪止農事並作神則有功吏亦知怍凍餒之蘇其賜不貲嗟我吏民爲報之微尚饗

祈雨僧伽塔祝文

維元祐七年歲次壬申三月甲申朔十二日乙未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新知揚州軍州事充淮南東路兵馬鈐轄蘇軾謹以香燭茶果之供敢昭告于大聖普照王之塔淮東西連歲不稔農末皆病公私並竭重以浙右大荒無所仰食望此夏田以日爲歲大麥已秀小麥已孕時雨不至垂將焦枯凶豐之決近在旬日軾移守廣陵所部十郡民窮爲盜職所當憂才短德薄救之無術伏願大聖普照王以解脫力行平等慈噫欠雲雷咳唾雨澤救焚拯溺不待崇朝敬瀝肝膽尚鑒聽之

惟皇帝分命羣祀降釐下土惟我元后臨遣近臣鎮撫一方幽明雖殊保民惟均莅事之始祇見祠下

定州謁諸廟祝文

若賦政疵類，敢逃其罰。雨暘以時，疾疫不作，亦竊有望于神，尙饗。

謁文宣王廟祝文

軾以諸生進位于朝，入參侍從出典方面，莅事之始，祇見廟下，居敬行簡，以臨其民。軾雖不敏，請事斯語，尙饗。

北嶽祈雨祝文

維元祐九年歲次甲戌四月壬寅朔十六日丁巳，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定州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知定州軍州及管內勸農使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蘇軾，敢以制幣茶果清酌之奠，敢昭告于北嶽安天元聖帝都城以北燕薊之南，既徂歲而不登，又歷時而未雨，公私並竭，農末皆傷，麥將槁而禾未生，民旣流而盜不止，豐凶之決近在浹辰，溝壑之憂上貽當寧，仰止喬嶽，食于朔方，卷舒雲霓，呼吸雨霧，若其安視小民之急，何以仰符上帝之仁，軾以短才謬膺重寄，儻有罪以致旱，寧降罰于微躬，今者得請于朝，齋居以禱，旦夕是望吁嗟而求雨，我夏田，兼致西成之富，實茲邊廩，少寬北顧之憂，拜賜以時，敢忘其報，尙饗。

立春祭土牛祝文

敢昭告于勾芒之神，木鐸傳音，官師相徹，土牛示候，稼穡將興，敢徼福于有神，庶保民于卒歲，無作水旱，以登麥禾，尙饗。

春祈北嶽祝文

西起太行東屬碣石南至于河皆神所食吏謹刑政農畢其力風雨時若則神之職方此東作敬薦其絜錫之豐歲以昭靈德尚饗

春祈諸廟祝文

天旣佑民必期於無害農惟望歲敢請于有神願疾沴之不興庶風雨之時若敢忘舊典以報豐年尚饗

祈雨諸廟祝文

某神之靈去歲之秋民苦飢饉望此一麥以日爲歲不雨彌月敢以病告與其救之於已竭不若起之於未枯敢冀有神時賜甘澤豐登之報我其敢忘尚饗

定州辭諸廟祝文

軾得罪于朝將適嶺表雖以謫去敢不告行區區之心神所鑒聽尚饗

祭文十五首

祭大覺禪師文

維年月日具位蘇軾謹以香茶蔬果致奠故大覺禪師器之之靈於穆仁祖威神在天山陵之成二十九年當時遺老存者幾人矧如禪師方外之臣頌詩往來月璧星珠昭回之光下燭海隅昔本無生今亦無滅人懷昭陵涕泗哽噎我在壯歲屢親法筵餽奠示別豈免悽然尚饗

祭歐陽文忠公文頤州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九月丙戌朔從表姪具位蘇軾謹以清酌肴果之奠昭告于故太師堯國文忠公

安康郡夫人之靈。嗚呼。軾自齠齧以學爲嬉。童子何知。謂公我師。畫誦其文。夜夢見之。十有五年。乃克見公。公爲拊掌歡笑。改容此我輩人。餘子莫羣我老將休。付子斯文。再拜稽首過矣。公言雖知其過。不敢不勉。契闊艱難。見公汝陰多士方譁。而我獨南。公曰子來。實獲我心。我所謂文必與道俱。見利而遷。則非我徒。又拜稽首。有死無易。公雖云亡。言如皎日。元祐之初。起自南遷。叔季在朝。如見公顏。入拜夫人。羅列諸孫。敢以中子。請婚叔氏。夫人曰然。師友之義。凡二十年。再升公堂。深衣廟門。垂涕失聲。白髮蒼顏。復見穎人。穎人思公。曰此門生。雖無以報。不辱其門。清穎洋洋。東注于淮。我懷先生。豈有涯哉。尚饗。

祭張文定公文三首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十二月乙卯朔八日壬戌門生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穎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故太子太保樂全先生張公之靈。嗚呼。道大如天。見存乎人。小智自私。莫識其真。公生而悟。得其全淳。久乃妙物。凜然凝神。初如龍鳳。不可擾馴。游于帝郊。尚以其仁可望可見。而不可親。師心而行。自屈自信。八十五年。以沒元身。我先大夫古之天民。被褐懷寶。陸沈峨岷。公曰惜哉。王國之珍。此太史公筆。回千鈞。獨置一榻。不延餘賓。時我兄弟。尙未冠紳。得交于公。先子是因。我晚聞道。困于垢塵。每從公談棄故服。新頃獨怪公倒廩傾囷。蓋發其祕。有懷畢陳。曰再見子。恐無復辰。出戶遲遲。默焉銜辛。穆穆昭陵。二三元臣。惟公終始高節。邁倫一慟。永已山摧川堙。公視富貴如賤。與貧公視生死如夕。與晨。老不惰偷。疾不嘵呻。有化非亡。有隱非淪。我獨何爲。涕流于巾。嗚呼哀哉。尚饗。

軾於天下未嘗誌墓獨銘五人皆盛德故偉歟我公實浮於聲知公者天寧俟此銘今公永歸我留淮海寓辭千里濡袂有灌尙饗

我游門下三十八年如俯仰中十五年間六過南都而五見公升堂入室問道學禮靡求不供有契于心如水傾海如橐鼓風風水之合豈特無異將初無同孰云此來慟哭不聞高堂莫空斂不拊棺葬不執繩我愧于胸公知我深我豈不知公之所從生不求人沒不求天自與天通天不吾欺壽考之餘報施亦豐一子四孫鸞鵠在庭以華其終自我先子逮今三世爲好無窮以我此心與此一觴達于幽宮尙饗

祭龍井辯才文

嗚呼孔老異門儒釋分宮又於其間禪律相攻我見大海有北南東江河雖殊其至則同雖大法師自戒定通律無持破垢淨皆空講無辯訥事理皆融如不動山如常撞鐘如一月水如萬簸風八十一年生雖有終遇物而應施則無窮我初適吳尙見五公講有辯臻禪有璉嵩後二十年獨餘此翁今又往矣後生誰宗道俗歎歎山澤改容誰持一盃往吊井龍我去杭時白叟黃童要我復來已許于中山無此老去將安從噫參寥子往奠必躬豈無他人莫寫我胸

祭亡妻同安郡君文

維元祐八年歲次癸酉八月丙午朔初二日丁未具位蘇軾謹以家饌酒果致奠于亡妻同安郡君王氏二十七娘之靈嗚呼昔通義君沒不待年嗣爲兄弟莫如君賢婦職旣修母儀甚敦三子如一愛出于天從我南行菽水欣然湯沐兩郡喜不見顏我曰歸哉行返丘園曾不少須棄我而先孰迎我門孰餽我田

已矣奈何淚盡目乾旅殯國門我實少恩惟有同穴尙蹈此言嗚呼哀哉尙饗

祭韓忠獻公文定州

維元祐八年歲次癸酉十一月初一日乙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定州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知定州軍州事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魏國忠獻公之靈嗚呼我生雖晚尙及昔人堂堂魏公河嶽之神四十餘年其德日新鐘鼎有盡竹帛莫陳惟其大節蔽以一言忠以事君允也上臣我與弟轍來自峨岷公網羅之若獲鳳麟契闊艱難手書見存勿以大匠笑彼汗顏援手拯溺期我於仁豈知無用旣老益頑意廣才疎將歸丘園上未忍棄畀之中山公治此邦沒食其民我獨何幸敬踐後塵公惟人傑而不自賢堂名閱古以古律身况我小生罕見寡聞敢不師公治民與軍雖無以報不辱其門尙饗

大行太皇太后靈駕發引文定州

因山告成同軌畢至玉衣永閟風馭莫追萬國山河尙憑於坤載四方老穉遽失於母慈欲強名言難形德化積此九年之澤輔成百世之安乃眷中山控臨朔野華戎異服涕慕同聲目斷東朝永絕簾帷之望神馳西洛想聞笳鼓之音臣等各守邊垂莫親饋奠徒因僚吏遠致攀號尙饗

祭滕大夫母楊夫人文

維元祐九年歲次甲戌三月壬申朔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軍州事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近故長安縣太君楊氏之靈嗚呼士盛慶曆如漢武宣用兵西方故西多賢惟時

滕公實顯于西文武殿邦。尹范是齊功名不終。有命有義。我時童子。知爲公喟。四十餘年。墓木十圍。乃識其子。傾蓋不疑。忠厚且文。前人是似。秉心平反。慈訓則爾。仰止德人。如岡如陵。升堂而拜。我愧未能。豈其微疾。一慟永已。胡不百年。以慰其子。壽祿在天。考終非亡。鵲巢之應。子孫其昌。尙饗。

惠州祭枯骨文

爾等暴骨于野。莫知何年。非兵則民。皆吾赤子。恭惟朝廷法令。有掩骼之文。監司舉行。無吝財之意。是用一新此宅。永安厥居。所恨犬豕傷殘。螻蟻穿穴。但爲藁冢。罕致全軀。幸雜居而靡爭。義同兄弟。或解脫而無戀。超生人天。

祭亡妹德化縣君文

嗚呼哀哉。我生多故。愈老愈艱。親朋幾人。日化日遷。逝者如風。訃來逾年。一慟海微。摧胸破肝。痛我令妹。天獨與賢。德如召南。壽甫見孫。矧我仲遠。孝友恭溫。天若成之。從致有聞。富以學術。又昌以言。久而不試。理豈其然。崎嶇有求。凡以爲親。雖不負米。實勞且勤。知止于此。不如歸閑。哀我孤甥。孝如閔顏。銜痛遠訴。誰撫誰存。逝者已矣。存者何冤。慎勿致毀。以全汝門。以慰我仲遠永歸之魂。嗚呼哀哉。尙饗。

祭柳仲遠文二首

嗚呼哀哉。我生多故。愈老愈艱。親朋幾人。日化日遷。逝者如風。訃來逾年。一慟海微。摧胸破肝。痛我令妹。天獨與賢。德如召南。壽甫見孫。矧我仲遠。孝友恭溫。天若成之。從致有聞。富以學術。又昌以言。久而不試。理豈其然。崎嶇有求。凡以爲親。雖不負米。實勞且勤。知止于此。不如歸閑。哀我孤甥。孝如閔顏。銜痛遠訴。誰撫誰存。逝者已矣。存者何冤。慎勿致毀。以全汝門。以慰我仲遠永歸之魂。嗚呼哀哉。尙饗。

我厄于南天降罪疾方之古人百死有溢天不我亡亡其朋戚如柳氏妹夫婦連璧云何兩逝不憇遺一我歸自南宿草再易哭墮其目泉壤咫尺閔也有立氣貫金石我窮且老似舅何益易其墓側可置萬室天定勝人此語其必尙饗

祭吳子野文

嗚呼子野道與世違寂默自求闔門垂幃兀爾坐忘有似子微或似壺子杜氣發機徧交公卿靡所求希急人緩己忘其渴飢道路爲家惟義是歸卒老于行終不自非送我北還中道弊衣有疾不藥但却甘肥問以後事一笑而麾飄然脫去雲散露晞我獨何爲感歎歎一酌告訣逝舟東飛尙饗

卷十七

墓誌一首

張文定公墓誌銘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蒐攬天下豪傑不可勝數旣自以爲股肱心膂敬用其言以致太平而其任重道遠者又留以爲三世子孫百年之用至于今賴之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天下未嘗一日無士而仁宗之世獨爲多士者以其大也賈誼歎細德之峻微知鳳鳥之不下閔溝瀆之尋常知吞舟之不容傷時無是大者以容己也故嘗竊論之天下大器也非力兼萬人其孰能舉之非仁宗之大其孰能容此萬人之英乎蓋卽位八年而以制策取士一舉而得富弼再舉而得公公姓張氏諱方平字安道其先宋人

也。後徙揚州。高祖克唐末爲亳州刺史。曾祖文熙。亳州軍事推官。贈太師。娶蘇氏。追封武功郡太夫人。祖嶠。以進士及第。太宗嘗召對。選知鄆州。賜親札。給全俸。終於尚書都官員外郎。娶劉氏。追封沛國太夫人。考堯卿。生而端默寡言。有出世間意。以父命勉娶。非其意也。父沒。遂居一室。家人莫得見其面者十有七年。與祖考皆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皆封魏國公。娶蔡氏。追封謙國太夫人。公年十三。入應天府學。穎悟絕人。家貧無書。嘗就人借三史。旬日輒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終身不再讀。屬文未嘗起草。宋綬。蔡齊。見之曰。天下奇材也。與范諷皆以茂材異等薦之。以景德元年中選授校書郎。知崑山縣。蔣堂爲蘇州。得公所著芻蕘論五十篇。上之。以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薦公。射策優等。遷著作佐郎。通判睦州。時趙元昊欲叛。而未有以發。則爲嫚書求大名。以怒朝廷。規得譴絕。以激使其衆。公以謂朝廷自景德以來。既與契丹盟。天下忘備。將不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勞。蓋三十年矣。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蹶將之憂。兵連民疲。必有盜賊意外之患。當含垢匿瑕。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厲士。堅城除器。爲不可勝以待之。雖元昊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是時士大夫見天下全盛。而元昊小醜。皆欲發兵誅之。惟公與吳育同議。議者不深察。以二人之論爲出於姑息。遂決用兵。天下騷動。公獻平戎十策。大略以邊城千里。我分而賊專。雖屯兵數十萬。然賊至。常以一擊十。必敗之道也。既敗而圖之。則老師費材。不可爲已。宜及民力之完。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之。謂宋綬曰。君能爲國得人矣。然不果用其策。

召對賜五品服直集賢院遷太常丞知諫院首論祖宗以來雖分中書樞密院而三聖英武獨運斷歸于一今陛下謙德仰成二府不可以不合仁宗嘉之會富弼亦論此遂命宰相兼樞密使方元昊之叛也禁兵皆西而諸路守兵多掠赴闕郡縣無備命調額外弓手公在陸州條上利害八事及是有旨遣使於陝西河東京處四路刺弓手爲宣毅保捷指揮公連上疏爭之甚力不從宣毅十四萬人保捷九萬人皆市人不可用而宣毅驕甚所在爲寇自是民力大困國用一空識者以不從公言爲恨時夏竦并護四路劉平石元孫任福之敗皆貶主帥而竦獨不問賊圍麟府詔竦出兵牽制竦逗留不出使賊平豐州夷靈遠而去公極言之詔罷竦節制自是四路各得專達人人自効邊備修完賊至無所得及慶曆元年西方用兵蓋六年矣上旣厭兵而賊亦困弊不得耕牧休息虜中疋布至十餘千元昊欲自通其道無由公慨然上疏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此犬豕豺狼較勝負乎願因今歲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申敕邊吏勿絕其善意若猶不悛亦足以怒我而怠彼雖天地鬼神必將誅之仁宗喜曰是吾心也命公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之及此是社稷之福也是歲赦書開諭如公意明年元昊始請降自元昊叛公謀無遺策雖不盡用然西師解嚴公有力焉修起居注假起居舍人知制誥使契丹戎主雅聞公名與其母后族人徽行觀公於范陽門外及燕親詣前酌玉卮以飲公顧左右曰有臣如此佳哉騎而擊毬于公前以其所乘馬賜公朝廷知之自是虜使挾事至者輒命公館之尋召試知制誥遷右正言賜三品服誥命簡嚴四方誦之兼史館修撰掌得象監國史以日曆自乾興至慶曆廢不修以屬公於是粲然復完權知開封府府事至繁爲尹者皆書板以記事公獨不用默記數百人以次決遣不遺毫釐吏民大驚

以爲神不敢復欺拜翰林學士領羣牧使牧事久不治公始整齊之元昊遣使求通已在境上而契丹與元昊搆隙使來約我請拒絕其使時議者欲遂納元昊故爲答書曰元昊若盡如約束則理難拒絕仁宗以書示公與宋祁公上議曰書詞如此是拒契丹而納元昊得新附之小羌失久和之強虜也若已封冊元昊而契丹之使再至能終不聽乎若不聽契丹之怨必自是始聽而絕之則中國無復信義永斷招懷之理矣是一舉而失二虜也宜賜元昊詔曰朝廷納卿誠款本緣契丹之請今聞卿招誘契丹邊戶失舅甥之歡契丹遣使爲言卿宜審處其事但嫌隙朝除則封冊暮行矣如此於西北爲兩得時人伏其精識拜諫議大夫爲御史中丞中外之事知無不言至於宮妾宦官濫恩橫賜皆力爭裁抑之尋知貢舉士方以游詞嶮語爲高公上疏以謂文章之變實關盛衰不可長也詔以公言曉諭學者宰相賈昌朝與參知政事吳育忿爭上前公將對昌朝使人約公當以代育公怒叱遣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既對極論二人邪正曲直然育卒罷高若訥代之時當郊而費用未具中外以爲憂宰相欲以是危公復拜翰林學士爲三司使公領使未幾以辦聞仁宗大喜至于今計司先郊告辦蓋自公始前三司使王拱辰請榷河北鹽既立法矣而未下公見上問曰河北再榷鹽何也仁宗驚曰始立法非再也公曰周世宗榷河北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錢而弛其禁世宗許之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榷乎且今未榷也而契丹常盜販不已若榷之則鹽貴虜鹽益售是爲我斂怨而虜獲福乎虜鹽滋多非用兵莫能禁也邊隙一開所獲利能補用兵之費乎仁宗大悟曰卿與宰相立罷之公曰法雖未下民已戶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不可自有司出也仁宗大喜命公密撰手詔下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于澶州爲佛

老會七日以報上恩且刻詔書北京至今父老過其下必稽首流涕南京鴻慶宮成奉安三聖像當遣柄臣特命公爲禮儀使鄉黨榮之仁宗遂欲用公而公以目疾求去甚力乃加端明殿學士歸院判尚書都省兼領銀臺司審刑院太常寺事慶曆中衛士夜逾宮垣爲變仁宗旦語二府以貴妃張氏有扈蹕之功樞密使夏竦倡言宜講求所以尊異貴妃之禮宰相陳執中不知所爲公見執中言漢馮婕妤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尊貴妃古無是禮若果行之天下謗議必大萃於公終身不可雪也執中聳然敬從公言而罷修宗正寺玉牒補綴失亡爲書數百卷自陝右用兵公私困乏士大夫爭言豐財省費之道然多不得其要公自爲諫官御史中丞三司使皆爲上精言之一日仁宗御資政殿召兩府侍從賜坐手詔問天下事公退直禁林是日有旨鎖院公旣草制書又條對所問數千言夜半與制書皆上仁宗驚異又手詔獨策公明日復出數千言大略以謂太祖定天下用兵不過十五萬今百餘萬而更言不足自祥符以來萬事墮弛務爲姑息漸失祖宗之舊收士任子磨勘遷補之法旣壞而任將養兵皆非舊律國用旣窘則政出一切大商姦民乘隙射利而茶鹽香礮之法亂矣此治亂盛衰之本不可以不急治公旣明習歷代損益又周知祖宗法度悉陳其本末贏虛所以然之狀及當今所宜救治施行之略而其末乃論古今治亂在上下離合之間比年已來朝廷頗引輕峻之人布之言路違道干譽利口爲賢內則臺諫外則監司下至胥吏僮奴皆可以構危其上自將相公卿宿貴之人皆爭屈體以收禮後輩有不然者則謗毀隨之惴惴焉惟恐不免何暇展布心體爲國立事哉此風不革天下無時而治也上益異之書文儒二字以賜月餘御迎陽門召兩制近侍復賜問曰朕之闕失國之姦蠹朝之愴訛皆直言其狀獨引公

近御楊密訪之。且有大用語。公歎曰。暴人之私。迫人於嶮而攘之。我不爲也。終無所言。公旣剛簡自信。不卹毀譽。故小人思有以中之。會三司判官楊儀。以請求得罪。公坐與儀厚善。遂罷職。出知滁州。不數月。上悟。還端明殿學士。知江寧府。明年加龍圖閣學士。遷給事中。知杭州。公平生學道虛一而靜。故所至皆不言而治。旣去。人必思之。自杭丁太夫人憂服除。以舊職還朝。判流內銓。建言畿內稅重。非所以示天下。是歲郊赦。減畿內稅三分。遂爲定制。秦州叛羌。斷古渭路。帥張昇發兵討賊。而副總管劉渙不受命。皆罷之。拜公侍讀學士。知秦州。公力詞不拜。曰。渙與昇有階級。今互言而兩罷。帥不可爲也。昇以故得不罷。以公爲禮部侍郎。知滑州。改戶部侍郎。移鎮西蜀。始李順以甲午歲叛。蜀人記之。至是方以爲憂。而轉運使攝守事。西南夷有邛部川首領者。妄言蠻賊僥智高在南詔。欲來寇蜀。攝守妄人也。聞之大驚。移兵屯邊郡。益調額外弓手。發民築城。日夜不得休息。民大驚擾。爭遷居城中。男女昏會。不復以年賤粥穀帛市金銀。埋之地中。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戍蜀。兵仗絡繹相望於道。詔促公行。且許以便宜從事。公言南詔去蜀二千餘里。道嶮不通。其間皆雜種。不相役屬。安能舉大兵爲智高寇我哉。此必妄也。臣當以靜鎮之道遇戍卒兵仗。輒遣還入境。下令邛部川曰。寇來吾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屯邊兵。散遣弓手罷築城之役。會上元觀燈。城門皆通夕不閉。蜀遂大安。已而得邛部川之譯人。始爲此謀者斬之。梟首境上。而配流其餘黨於湖南。西南夷大震。先是朝廷獲智高母子。留不殺。欲以招智高。至是乃伏法。復以三司使召還。奏罷蜀橫賦四十萬。減鑄鐵錢十餘萬。蜀人至今紀之初。主計京師。有三年糧。而馬粟倍之。至是馬粟僅足一歲。而糧亦減半。因建言。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天下四通五達之郊。非如雍洛有山河形勝足恃也。特依

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汴河控引江淮，利盡南海。天聖以前，歲發民浚之，故河行地中有張君平者，以疏導京東積水，始輟用汴。其後淺妄者爭以裁減費役爲功，河日以堙塞。今仰而望河，非祖宗之舊也。遂畫漕運十四策，宰相富弼讀公奏上前，書漏盡十刻，侍衛皆跋倚。仁宗太息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所啓施行，退謂公曰：『自慶曆以來，公論食貨詳矣。朝廷每有所損益，必以公奏爲議本。』」凡除主計，未嘗敢先公也。其後未非年，而京師有五年之蓄。遷吏部侍郎，復以目疾請郡，遷尚書左丞。知南京，未幾，以工部尚書知秦州。時亮祚方驕僭，閱士馬，築堡築城之西，壓秦境上，屬戶皆逃匿山林。公卽料簡將士，聲言出塞，實按軍不動。賊旣不至，言者因論公無賊而輕舉。宰相曾公亮昌言於朝曰：「兵不出塞，何名爲輕舉？」張公豈輕者哉？賊所以不至者，以有備故也。有備而賊不至，則以輕舉罪之。邊臣自是不敢爲先事之備也。議者乃服。初，命公知秦州，有旨再任，當除宣徽使。議者欲以是沮撓之，公笑曰：「吾於死生禍福，未嘗擇也。」宣徽使於我何有哉？力請解，復知南京封清河郡公。英宗卽位，遷禮部尚書，知陳州。過都留判尚書都省，請知鄆州。陸辭論天下事，英宗歎曰：「學士其可以去朝廷哉？」公力請行，加侍讀學士，徙定州，乞歸養。改徐州。英宗屢欲召還，而左右無助公者。一日謂執政曰：「吾在藩邸時，見其芻蕘論及所對策，近者代言之臣，未嘗副吾意。若使居典誥之任，亦國華也。」執政乃始奉詔拜翰林學士，承旨問治道體要。公以簡易誠明爲對，言近而指遠，不覺前席。曰：「吾昔奉朝請，望侍從大臣，以謂皆天下選人。今乃不然，聞學士之言，始知有人矣。」胡宿罷樞密副使，上欲以公代之，而執政請用郭逵。英宗以語公。公曰：「自慶曆以後，擢任二府，必參之中書。臣知事君而已。」遷刑部尚書。英宗不豫，學士王珪當直，不召。召公赴福寧。

殿上憑几不言賜公坐出書一幅八字曰來日降詔立皇太子公抗聲曰必穎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上力疾書以付公公旣草制尋充冊立皇太子禮儀使神宗卽位召見側門公曰仁宗崩厚葬過禮公私騷然請損之上曰奉先可損乎公曰遺制固云以先志行之天子之孝也上歎曰是吾心也公又奏百官遷秩恩已過厚若錫賚復用嘉祐近比恐國力不能支乞追用乾興例足矣從之省費十七八遷戶部尙書御史中丞王陶擊宰相參知政事吳奎與之辨上欲罷奎公適對上曰奎罷當以卿代公力辭上曰卿歷三朝無所阿附左右莫爲先容可謂獨立傑出矣先帝已欲用卿今復何辭公曰韓琦久在告意保全奎奎免必不復起琦勳在王室願陛下復奎位手詔諭琦以全始終之分上嗟歎久之繼出小紙曰奎位執政而擊中司謂朕手詔爲內批持之三日不下不去可乎公復論如初上從之賜琦詔如公言久之琦求去堅甚夜召公議公復申前論上曰琦志不可奪也公遂建議宜寵以兩鎮節鉞且虛府以示復用從之面命公爲參知政事以親疾辭上曰受命以慰親意庶有瘳也是夕復召知制誥鄭獬內東門別殿諭安石不可用不數日魏公捐館上歎息不已命近璫及內司賓存問日至虛位以待公尋詔起復四上章乃免服除以安石不悅拜觀文殿學士留守西京入覲請南京留臺上欲以爲宣徽使修國史不可則欲以爲提舉集禧觀判都省所以留公者多方公皆力辭遂知陳州時方置條例司行新法大率欲豐財而強兵公因陛辭極論其害皆深言危語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兵猶火也不戢當自焚若行新法不已其極必有覆舟自焚之憂上雅敬公不甚其言曰能復少留乎公曰退卽行矣上亦悵然至陳陝西方

用兵卒叛慶州聲搖關輔京西漕檄捕盜官以兵會所屬州白刃橫野民大惶駭公收其檄不行而奏之上謂執政曰守臣不當爾耶臨事乃見人詔京西兵各歸其舊吏方以苛察爲能小不中意輒置司推治一州至數獄追逮數千里死者甚衆公以事聞詔立條約下諸路時監司皆新進趨時興利長吏初不與聞公曰吾衰矣雅不能事人歸歟以全吾志卽力請留臺而歸未幾復知陳州暇日坐西軒聞外板築喧甚曰民築嘉應侯張太尉廟公曰巢賊亂天下趙摯以孤城力戰保此邦捍大患者也此而不祀張侯何爲者哉命夷其廟立趙侯祠佛舍中未幾改南京且命入覲不待次對前殿曰先帝嘗言卿不立交黨退朝掩關終日無一客命坐賜茶尋拜宣徽北院使檢校太尉判應天府公曰宣徽使非寄任不除臣求鄉鄙自便而得之恐啓僥倖路上曰朕未之思改判青州告免延和殿賜坐問祖宗禦戎之策孰長公曰太祖不勤遠略如夏州李彝興靈武馮暉河西折御卿皆因其酋豪許以世襲故邊圉無事董遵誨捍環州郭進守西山李漢超保關南皆十餘年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而少遣兵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諜精審吏士用命賊所入輒先知併兵禦之戰無不克故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終太祖之世邊鄙不聳天下安樂及太宗平并州欲遂取燕薊自是歲有契丹之虞曹彬劉廷謙傅潛等數十戰各亡士卒十餘萬又內徙李彝興馮暉之族繼遷之變三邊皆擾而朝廷始旰食矣真宗之禮趙德明納款及澶淵之克遂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可謂盛德大業祖宗之事大略如此亦可以鑒矣近歲邊臣建開拓之議皆行嶮僥倖之人欲以天下安危試之一擲事成則身蒙其利不成則陛下任其患不可聽也上曰慶曆以來卿知之乎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公曰臣時爲學士誓詔封冊皆臣所草具言本末上驚曰爾時已爲學

士可謂舊德矣。時契丹遣泛使蕭禧來上問虜意安在公曰虜自與中國通好安於篆養吏士驕惰實不欲用兵昔蕭英劉六符來仁宗命二府置酒殿廬與語英頗泄其情六符色目之英歸竟以此得罪今禧黠虜願如故事令大臣與議無屈帝尊與虜交口上曰朕念慶曆再和之後中國不復爲善後之備故修戎事爲應兵耳公曰應兵者兵禍之已成者也消變於未成善之善者也公每辭去上輒遷延之三易其期遂詔公歸院供職蕭禧至以河東疆事爲辭上復以問公公曰嘉祐二年虜使蕭扈嘗言之朝廷討論之詳矣命館伴王洙詰之扈不能對錄其條目付扈以歸因以藁上之禧當辭偃蹇臥驛中不起執政未知爲言公班次二府因朝謂樞密使吳充曰禧不卽行使主者日致餉而勿問且使邊吏以其故檄虜中可也充啓用其說禧卽日行除中太一宮使進對禮秩凡皆與執政同公在朝雖不任職然多建明上數欲廢易汴渠公曰此祖宗建國之本不可輕議餉道一梗兵安所仰食則朝廷無置足之地矣非老臣誰敢言此自王安石爲政始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爲器邊關海舶不復譏錢之出故中國錢日耗而西南北三虜皆山積公極論其害請詰問安石舉累朝之令典所以保國便民者一旦削而除之其意安在有星李于軫詔求直言公上疏論所以致變之故人皆爲恐慄上皆優容之求去愈力上曰卿在朝豈有所好惡者歟何欲去之遠也公曰臣平生未嘗與人交惡但欲歸老耳上知不可留乃以爲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傅判應天府上曰朕初欲卿與韓絳共事而卿論政不同又欲除樞密使而卿論兵復異卿受先帝末命卒無以副朕意乎因泫然泣下賜帶如嘗任宰相者高麗使過南京長吏當送迎公言臣班視二府不可爲陪臣屈詔獨遣少尹使者見公恐慄不敢仰視師征安南公以謂舉西北壯士從馬棄之南方其患

有不可勝言者。若社稷之福，則老師費財無功而還，因論交趾氣俗與諸夷不類。自建隆以來，吳昌文丁部黎桓李公縕，四易姓矣。皆以大校篡立，有唐末五代藩鎮傾奪之風。此可以計破者也。逐條上九事，習知蠻事者皆服其精鍊。師還如公言，新法既弱，坊場河渡司農又并祠廟弱之官，既得錢聽民爲賈區廟中邊侮穢踐無所不至。公言宋王業所基也，而以火王閼伯封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爲宋始封二祠者，獨不可免於鬻乎？上震怒，批出曰：慢神辱國理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不得鬻。公自念將老，無以報上，論事益切。至於論兵起獄尤爲反復深言曰：老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上爲感動，至永樂之敗，頗思其言。公請老不已，拜東太一宮使就第，章數十上。拜太子少師，以宣徽使致仕。官制行罷，宣徽院獨命公領使如舊。今上卽位，執政輒罷公使，以太子太保致仕。元祐六年，詔復置宣徽使，乃命公復南院章四上，不拜。璽書嘉之。以其年十二月二日薨，享年八十五。訃聞，輟視朝一日，特贈司空制服苑中官，其親屬五人。太皇太后對輔臣嗟歎其忠正，公遺令不請謚。尙書右丞蘇轍爲請，詔有司議謚曰：文定娶馬氏，太常少卿絳之女，追封永嘉郡夫人。四子：邦彥、大理評事、邦直、邦傑。太常寺太祝，皆先公卒，恕今爲右朝散郎通判應天府，信厚敦敏篤學。朝廷數欲用之，以公老不忍去左右，詔聽之。三女長適殿中丞蔡天申，次適右朝奉郎王鞏，其季已嫁而復歸，孫男四人：欽咨、欽亮、欽弼、欽憲。孫女三人並幼。公晚自謂樂全居士，有樂全集四十卷，玉堂集二十卷，注仁宗樂書一卷。神宗嘗賜親札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之風，書之典誥無以加焉。西漢所不及也。所與交者范仲淹、吳育、宋祁三人，皆敬憚之，曰：不動如山，安道有焉。晚與軾先大夫游，論古今治亂及一時人物，皆不謀而同。軾與弟轍以是皆得出入門下。軾嘗論次其文

曰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於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爲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郗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總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已來以事君爲說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公其庶幾乎烏乎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爲布衣則頗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同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真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少貶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公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爲首世以軾爲知言公始爲諫官薦劉夔王質自代卽日擢用及貝州軍叛上欲遣公出征舉明鑑自代卽以爲將而貝州平熙寧中軾將往見公於陳宰相曾公亮謂軾曰吾受知張公所以至此者公恩也軾以問公公悵然久之曰吾密薦公亮人無知者豈仁宗以語之乎軾以是知公雖不偶於世而人主信之蓋如此公性與道合得佛老之妙屬續之日凜然如平生有星隕於北牖及薨赤氣自寢而升里人望驚焉以七八月九日庚申葬於宋城縣永安鄉仁孝里其子恕使以王翬之狀來求銘銘曰

大道之行士貴其身維人求我匪我求人秦漢以來士賤君肆區區僕臣以得爲喜功利之趨謗毀是逃我觀其身夏畦之勞紛紜叢脞千載一律帝閔下俗異人乃出是生我公龍章鳳姿翔于千仞世挽留之浩然直前有礙則止放爲江河匯爲沼沚穆穆三聖如天如淵前席惟誼見黯必冠豈不用公道有不契

出其緒餘，則已驚世公之所能。我不敢知。乘雲馭風，與汗漫期。噫天何時，復生此傑。我作銘詩，以詔王國。

## 卷十八

### 墓誌銘五首

故龍圖閣學士滕公墓誌銘代 張文定公作

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初臨海內厲精爲治旁求天下以出異人得英偉大度之士。滕公元發始見知于英祖而未及用。書其姓名藏于禁中。帝以是知之。旣見公姿度雄爽。問天下所以治亂不思而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亂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公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不治。帝太息曰天下名言也。遂以右正言知制誥諫院開封府拜御史中丞翰林學士且大用矣。而公性疎達不疑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鬲。帝知其誠盡事無鉅細人無親疎輒以問公或中夜降手詔使者旁午公隨事解答不自嫌外而執政方立新法天下洶洶恐公有言而帝信之故相與造事謗公帝雖不疑然亦出公于外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鄆州移定興青留守南都徙齊鄧二州用公之意蓋未衰也。而公之妻黨有犯法至大不道者小人因是出力擠公必欲殺之。帝知其無罪落職知池州徙蔡未行改安州旣罷入朝未對而左右不悅者又中以飛語復貶筠州士大夫爲公危懼或以爲且有後命公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乃上書自明帝覽之釋然卽以爲湖州方且復用而帝升遐公讀遺詔僵仆頓絕。

久之乃蘇曰已矣吾無所自盡矣今上卽位徙公爲蘇揚二州除公龍圖閣直學士復以爲鄆州徙真定河東治邊凜然威行西北號稱名將而宦官爲走馬者誣公病不任職詔徙許州御史論公守邊奇偉之狀且言其不病詔復留河東而公已老蓋年七十有一矣卽力求淮南上不得已乃以龍圖閣學士知揚州未至而薨蓋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四日也方平歷事三宗逮與天聖景祐間賢公卿遊公雖爲晚進而閑濟之資過往之氣蓋有前人風度以先帝神武英斷知公如此而終不大用每進小人輒譏之公嘗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滿篋卽墨何罪毀言日聞天下聞而悲之嗚呼命也夫公諱甫字元發其後避高僧王諱以字爲名而字達道東陽人也滕氏出周文王之子錯封於滕所謂滕叔繡者十一代祖令琮爲唐國子司業令琮生太常博士翼翼生贈戶部侍郎伉伉生贈禮部侍郎蓋生戶部尚書贈右僕射珣珣生太中大夫睦州刺使邁邁生越州觀察推官彌彌生祠部郎中文規文規生公之曾祖諱仁俊爲溫州永嘉令祖諱鑒不仕皇考諱高贈中大夫曾祖母祖母皆范氏繼祖母陳氏皇妣王氏追封太原郡君生公之夕夢虎行月中而墮其室九歲能賦敏捷過人范希文皇考舅也見公而奇之教以爲文希文爲蘇州而安定胡先生瑗居于蘇公往從之門人以千數第其文公常爲首嘗舉進士試于庭宋子京奇其文擢爲第三人而以聲韻不中法罷之其後八年復中第第三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時孫元規守錢塘一見公曰名臣也後當爲賢將授以治劇守邊之要召試學士院充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除開封府推官三司鹽鐵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判戶部勾院公在館閣未嘗就第見執政故宰相不悅不遷者十年旣遇知神宗爲諫官知無不言然御史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班爲跋扈上以問公公曰宰相固有

罪然以爲跋扈則臣爲欺天陷人矣爲開封府三獄皆滿公視事之日理出數百人決遣殆盡京師翕然稱之爲御史中丞中書密院議邊事多不合趙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密院降約束郭達修堡樞密院方詰之而中書已下褒詔矣公言戰守大事也安危所寄今中書欲戰密院欲守何以令天下願敕大臣凡戰守除帥議同而後下上善之諫官楊繪言宰相不當以其子判鼓院上曰繪不習朝廷事鼓院傳達而已何與於事公曰人有訴宰相者使其子傳達之可乎且天下見宰相子在是豈敢復訴事上悟爲罷之种謬擅築綏州且與薛向發諸路兵環慶保安皆出剽掠西人復誘殺將官楊定公上疏極言亮祚已納款不當失信邊隙一開兵連民疲必爲內憂京師郡國地震公三上疏指陳致災之由大臣不悅出公知秦州上面謂曰秦州非朕意也留不遣詔館伴契丹使前此館伴非其人使者議神塔子事往復紛然是歲契丹遣蕭林牙揚興公來聘朝廷憂之公見興公開懷與語問其家世父祖事委曲詳盡興公驚且喜不復論去歲事將去與公馬上泣別林牙謂興公曰君與滕公善豈將留此乎上聞之大喜因公奏事殿中歎曰朕欲擢卿執政卿逾月不對而大臣力薦用唐介矣公曰臣恨未有死所報陛下知遇豈愛官職者唐淑問孫覺言公短上不信悉以其言示公所以慰勞公者甚厚公頓首曰陛下無所疑臣無所愧足矣河朔地大震涌沙出水壞城池廬舍命公爲安撫使官吏皆幄寢居民恐懼棄家而芟舍公獨臥屋下曰民恃吾以生吾當以身同之民始歸安其室乃命葬死者食餓者除田稅察惰吏修堤防繕甲兵督盜賊河朔遂安使還大臣將除公并州上復留公開封府民有王穎者爲鄰婦隱其金閱數尹不能辨穎憤悶至病僵杖而訴於公公呼鄰婦一問得其情取金還穎穎奮身仰謝失僵所在投杖而出

一府大駭。除翰林學士。夏國王秉常被篡。公言繼還死時。李氏幾不立矣。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爲患。今秉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遺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無及。請擇一賢將。假以重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而定百年之計也。上奇其策。然不果用。欲以公爲三司使。力辭已。而除公瀛州安撫使。公入頓首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能事黨人。願陛下少回昔日之眷。無使臣爲黨人所快。則天下皆知事君爲得。而事黨人爲無益矣。上爲改容。公以皇考諱辭高陽。開乃除鄆州。治盜有方。不獨用威猛。時有所縱捨。盜爲屏息。移定州。許入覲。力言新法之害。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耳。今爲郡守。親見其害民者。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定州。以上已宴郊外。有報契丹入寇。邊民來逃者。將吏大駭。請起治兵。公笑曰。非爾所知也。益置酒作樂。遣人諭逃者曰。吾在此。虜不敢動。使各歸業。明日問之。果妄。諸將以是服公。韓忠彥使契丹。楊興公迎勞問公所在。且曰。滕公可謂開口見心矣。忠彥歸奏。上喜。進公禮部侍郎。使再任。詔曰。寬嚴有體。邊人安焉。公因作堂。以安邊名之。公去國既久。而心在王室。著書五篇。一曰尊主勢。二曰本聖心。三曰校人品。四曰破朋黨。五曰贊治道。上之其略曰。陛下聖神文武。自足以斡運六合。譬之青天白日。不必點綴。自然清明。識者謹其言。天下大旱。詔求直言。公上疏曰。新法害民者。陛下旣知之矣。但下一手詔。應熙寧二年以來。所行新法。有不便者悉罷。則民氣和而天意解矣。富彥國之守青州也。嘗置教閱馬步軍九指揮。彥國旣去。軍稍缺。不補。公至青。復完之。至溢額數千。其後朝廷屢發諸路兵。或喪失不還。惟青州兵。至今爲盛。其謫守池安。皆以靜治聞。飲酒賦詩。未嘗有遷謫意。侍郎韓丕。旅殯于安五十年矣。學士鄭獬。安人也。旣沒十年。貧不克葬。公皆葬之。著作佐郎木炎。居喪以毀卒。公旣助其葬。又爲買田。賙

之敕使謝諭市物于安因緣爲姦民被其毒公密疏姦狀上爲罷黜諭自安定先生之亡公常割俸以賙其子及爲湖州祭其墓哭之慟東南之士歸心焉自揚徙鄆歲方飢乞淮南米二十萬石爲備鄆有劇賊數人公悉知其所舍遣吏掩捕皆獲吏民不知所出郡學生食不給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公曰學無食而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以爲學田遂絕其訟學者作新田詩以美之時淮南京東皆大飢公獨有所乞米爲備召城中富民與約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并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地欲爲席屋以待之民曰諾爲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井竈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樵婦女汲老者休民至如歸上遣工部郎中王古按視之廬舍道巷引繩棋布肅然如營陣古大驚圖上其事有詔褒美蓋活五萬人云徙真定乞以便宜除盜許之然訖公之去無一人死法外者秋大熟積飢之民方賴以生而有司爭糴穀貴公奏邊廩有餘請罷糴二年從之徙知太原府河東兵勞民貧而土豪將吏皆利於有警故喜作邊事民不堪命公始至蕃族來賀令曰謹斥候無開邊隙有寇而失備與無寇而生事者皆斬自軍司馬汾邊安撫以下皆勒以軍法西人獵境上河外請益兵公曰寇來則死之吾不出一兵也河東十二將其四以備北其八以備西八將更休爲上下番是歲八月邊郡稱有警請八將皆上謂之防秋公曰賊若并兵犯我雖八將不敵也若其不來四將足矣卒遣更休而將吏懼甚扣閭爭之公指其頸曰吾已捨此矣頸可斷兵不可出卒無寇省芻粟十五萬河東之所患者鹽與和糴也公稍更其法明著稅額而通鹽商配率糧草視物力高下而不以占田多少爲差民以爲便陽曲縣舊治城西汾決徙城中縣廢爲荒田公奏還之使縣治堤防如黃河民復成市諸將駐列城者長吏或不悅据誣以事

有至死者。公奏立法將有罪徙他郡訊驗。諸將聞之喜曰：「公保吾生，當報以死。」西夏請復故地，詔賜以四寨。而葭蘆隸河東，公曰：「取城易棄城難。昔棄囉凡，西人襲我不備，喪金帛不貲，且爲夷狄笑。」乃命部將訾虎蕭士元以兵護遷，號令嚴整，寇不敢近。無一瓦之失，將賜寨。公請先畫界而後棄，不從。西人已得地，則請凡畫界以綏德城爲法，從之。公曰：「若法綏德，以二十里爲界，則吳堡去葭蘆百二十里，爲失百里矣。」兵家以進退尺寸爲強弱，今一舉而失百里，不可力爭之。已而諜者得西人之謀曰：「吾將出勁兵於義、吳二寨之間，劫漢使不得出兵，則二寨亦棄矣。」公遂復前議，章九上，至數萬言。議者謂近世名將無及公者。公爲文與詩，英發妙麗，每出一篇，學者爭誦之。篤於行義，事父母撫諸弟以孝友聞。臨大事，決大議，毅然不計死生。至於己私，則小心莊栗，惟恐有過。其事上及與人交，馭將吏，待妻子奴婢，一以至誠。仕至大理評事，至右光祿大夫，職至龍圖閣學士，勳至上柱國，爵至南陽郡開國侯，食邑至一千六百戶，實封至八百戶，贈銀青光祿大夫。有文集二十卷，娶李氏，唐御史大夫栖筠之後，晉卿之女。累封建安郡君。先公卒，贈永寧郡君子三人，祐祁皆承奉郎，裕尚幼，女五人。長適朝請郎，知楚州；何洵直，次適宣德郎，祕書省正字。王炳早卒，次適宣德郎，太學博士；王渙之，次復適王炳；季適方平之子，朝散郎；南京通判；恕孫男六人。將以元祐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癸酉，葬于蘇州長洲縣彭華鄉陽山之栗塢。銘曰：

天之降材，千夫一人。人之逢時，千載一君。生之旣難，得之豈易？而彼讒人，曾不少置。昔在帝堯，甚畏巧言。讒說震驚，雖堯亦然。偉哉滕公，廓廟之具。帝欲用公，將起輒仆。賴帝之明，雖仆復興。小試于邊，戎狄是膺。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老成云亡，吾誰與處？若古有訓，無競維人。公之治邊，折衝精神。猛虎在山，藜藿茂遂。

及其既亡，樵牧所易公官三品以壽考終我銘之悲夫豈爲公

王子立墓誌銘

子立諱適，趙郡臨城人也。始予爲徐州，子立爲州學生。知其賢而有文，喜怒不見得喪若一。曰是有類子由者。故以其子妻之。與其弟適子敏皆從予於吳興。學道日進。東南之士稱之。予得罪於吳興。親戚故人皆驚散。獨兩王子不去。送予出郊。曰死生禍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余家致之南都。而子立又從予由。謫於高安績溪。同其有無賦詩絃歌講道。箸書於席門茅屋之下者五年。未嘗有慍色。予與子由有六男。子皆以童子從予立遊。學文有師法。人人自重。不敢嬉宕。子立實使然。元祐四年冬。自京師將適濟南。未至。卒于奉高之傳舍。蓋十月二十五日也。享年三十五。曾祖諱璘。贈中書令。妣田氏。楚國夫人。祖體工部安縣君。一女初伏。有遺腹子裔文。集十五卷。其學長於禮服。子由謂其文朱絃疏越。一唱而三歎者也。七年十一月五日。其兄遽子開葬于臨城龍門鄉兩口村。先塋之側銘曰。

知性以爲存。不壽非其怨也。知義以爲榮。不貴非其羨也。而未能忘於文。則猶有意於傳也。嗚呼。百世之後。其姓名與我皆隱顯也。

寶月大師塔銘

寶月大師惟簡。字宗可。姓蘇氏。眉山人。於予爲無服兄。九歲事成都中和勝相院慧悟大師。十九得度。二十九賜紫。三十六賜號。其同門友文雅大師惟慶爲成都僧。統所治萬餘人。鞭笞不用。中外肅伏。度博學。

通古今善爲詩。至於持律總衆酬酢事物則師密相之也。凡三十餘年人莫知其出於師者。師清亮敏達。綜練萬事。端身以律物。勞已以裕人。人皆高其才。服其心。凡所欲爲趨成之。更新其精舍之在成都與郭者。凡二百七十三間。經藏一盧舍那阿彌陀彌勒大悲像四。壇橋二十七。皆談笑而成。其堅緻可支一世。師於佛事雖若有爲。譬之農夫畦而種之。待其自成。不數數然也。故余嘗以爲修三摩鉢提者。蜀守與使。者皆一時名公卿。人人與師善。然師常罕見寡言。務自却遠。蓋不可得而親疎者。喜施藥所活不可勝數。少時瘠黑如梵僧。旣老而皙。若復少者。或曰是有陰德發於面。壽未可涯也。紹聖二年六月九日始得微疾。卽以書告於往來者。勑其子孫皆佛法大事。無一語私其身。至二十二日集其徒問日蚤暮。及辰曰吾行矣。遂化。年八十四。是月二十六日歸骨于城東智福院之壽塔。弟子三人。海慧大師士瑜先亡。次士隆。次紹賢。爲成都副僧統。孫十四人。悟遷。悟清。悟文。悟真。悟緣。悟深。悟微。悟開。悟通。悟誠。悟益。悟權。悟緘。曾孫三人。法舟。法榮。法原。以家法嚴故多有聞者。師少與蜀人張隱君少愚善。吾先君宮師亦深知之。曰。此子才用不減澄觀。若事當有立於世。爲僧亦無出其右者。已而果然。予謫居惠州。舟實來請銘。銘曰。

大師寶月。古字簡名。出趙郡蘇東坡之兄。自少潔齊。老而彌剛。領袖萬僧。名聞四方。壽八十四。臘六十五。瑩然塵尼。歸真于土。錦城之東松柏森然。子孫如林。蔽芾其陰。

陸道士墓誌銘

道士陸惟忠。字子厚。眉山人家。世爲黃冠師。子厚獨狷潔精苦。不容於其徒。去之遠游。始見予黃州。出所作詩論。內外丹指略。蓋自以爲決不死者。然予嘗告之曰。子神清而骨寒。其清可以仙。其寒亦足以死其。

後十五年復來見予惠州則得瘦疾骨見衣表然詩益工論內外丹益精曰吾真坐寒而死矣每從事於養生輒有以敗之類物有害吾生者予曰然子若死必復爲道士以究此志予時適得美石如黑玉曰當以是志子墓子厚笑曰幸甚久之子厚去予之河源開元觀客於縣令馮祖仁而予亦謫海南是歲五月十九日竟以疾卒年五十祖仁葬之觀後蓋紹聖四年也銘曰

嗚呼多藝此黃冠詩棋醫卜內外丹無求於世宜堅完龜飢鶴瘦終難安哀哉六巧坐一寒祝子復來少宏寬毋復清詩助瘡酸龍虎九成無或奸往駕赤螭驛青鸞

惠州官葬暴骨銘

有宋紹聖二年官葬暴骨于是是豈無主仁人君子斯其主矣東坡居士銘其藏曰

神道碑一首

趙康靖公神道碑代張文定公作

宋有天下百二十有五年六聖相師專用一道曰仁不雜他術刑以不殺爲能兵以不用爲功財以不聚爲富人以不作聰明爲賢雖有絕人之材而德不至終不大用六聖一心守之不移故自建隆以來至于今卿相大臣號多長者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含垢匿瑕犯而不校以爲常德是以四方乂安兵革不試民之戴宋有死無二自漢以來未有如今日之盛者此六聖之德而衆長者之助也易曰師正丈人吉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書曰如有一个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

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故太子少師趙公服事三朝四十餘年其德合於易之所謂丈人詩之所謂老成書之所謂一个臣者公諱概字叔平其先河朔人也徙於宋之虞城七世矣曾祖著後唐國子毛詩博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韓國公妣李氏燕國太夫人父幹尚書駕部員外郎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魯國公妣張氏魯國太夫人高氏唐國太夫人公七歲而孤篤學自力年十七舉進士當時聞人劉筠戚綸黃宗旦皆稱其文詞必顯於時而其器識宏遠則皆自以爲不及當赴禮部試楚守胡令儀釀黃金以贈之公不受天聖五年擢進士第三人授將作監丞通判海州歸見父老故人幅巾徒步人人至其家召試學士院除著作郎集賢校理出知漣水軍公爲進士時鄧餘慶守漣水館公於官舍以教其子餘慶所爲多不法公謝去數月餘慶以贓敗及公爲守將至或榜其所館曰豹隱堂賦者三十餘人歲飢公勸誘富民得米萬石所活不可勝數漣水有魚池利入公帑歲殺魚十餘萬公始罷之作放生碑池上移守通州入爲開封府推官奏事殿中賜五品服且欲以爲直集賢院宰相以例不可出知洪州屬吏有鄭陶饒奭者杖持郡事肆爲不法前守莫能制州有歸化兵皆故盜賊配流已而選充者奭與郡人胡順之共造飛語以動公曰歸化兵得廩米陳惡有怨言不更給善米且有變公笑不答會歸化卒有自容州戍所逃還犯夜者公卽斬以徇收陶下獄得其姦贓且奏徙奭欽州一郡股票城西南隅當大江之衝水歲爲民患公建爲石堤高丈五尺長二百丈用石八千段取之有方民不以爲勞明年夏堤成而水大至度與城平恃堤以全至于今賴之遷刑部員外郎同知宗正寺出知青州改直集賢院賦稅未入中限敕縣不得輒催科是歲夏稅先一月辦坐失舉張誥奪官罷歸起監密州

酒徙楚州糧料院以郊赦還官職知滁州山東大賊李小二過境上告人曰我東人也公嘗爲青州東人愛之如父母我不忍犯遂寇廬壽犬牙不入境召修起居注朝廷欲用修玉牒久之除歐陽脩起居注朝郎遂知制誥句當三班院會郊禮當進階封且任一子京官乞以母封郡太君宰相謂公學士擬封不久矣公曰母年八十一朝夕不可期願及今以爲榮後遂以爲例改知審官院判祕閣與高若訥同判流銓若訥言往嘗知貢舉聞母病不得出幾不能生公矍然卽請郡以便親宰相謂公曰旦夕爲學士可少待也公不聽遂除蘇州明年丁母憂服除召入翰林爲學士知貢舉館伴契丹泛使遂報聘焉會獵于興雲山之西請公賦詩詩成契丹主親酌玉盃以勸公且以素扇授其近臣劉六符寫公詩置之懷袖使還加侍讀學士歷右司郎中中書舍人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姦人冷清詐稱皇子遷之江南公曰清言不妄不可遷若詐亦不可不誅詔公與包拯雜治之得其實乃誅清李參爲河北轉運使職事辦治進秩二等且官其一子郭中錫爲諫官爭之曰參職事所當辦無功不可賞上怒欲罪申錫公言陛下始面諭申錫毋面從吾過今黜之何以示天下乃止以龍圖閣學士禮部侍郎知鄆州徙南京留守拜御史中丞中官鄧保吉引剩員禁中燒銀公力言其不可遂出之又言張茂實不宜典兵衛未行會公拜樞密副使復言之乃出茂實知曹州拜參知政事方是時皇嗣未立天下以爲憂仁宗命英宗領宗正公言宗正未足爲重遂與執政建言宜立爲皇太子從之英宗卽位遷戶部侍郎又遷吏部熙寧初遷左丞公年七十矣求去位不許章數上乃以爲觀文殿學士吏部尚書知徐州遂請老不已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

猶以讀書著文憂國愛君爲事。集古今諫爭爲諫林一百二十卷奏之上。甚喜賜詔曰。士大夫請老而去者。皆以聲問不至朝廷爲高。得卿所奏書。知有志愛君之士。雖退休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當置座右。以時省閱。上祠南郊明堂。率嘗召公陪祀。每辭以老疾。間嘗一至都下。亦以足疾不入見。詔中貴人撫問二府。就所館宴勞之。累階至特進勳上柱國。封天水郡開國公。賜號推忠保德翊戴功臣。元豐初省功臣號。三年官制改解特進六年正月十五日薨于永安坊里第。享年八十八。輶視朝一日。贈太師謚康靖。前作遺範。以戒子孫。纖悉必具。以某年月日葬於宋城縣天巡鄉地。與日皆公所自卜也。娶李氏。封汝陰郡夫人。先公二十五年卒於鄆州。子榮緒殿中丞。敦緒將作監主簿。皆早亡。元緒宣德郎。公緒校書郎。女二人。長適光祿寺丞王力臣。幼適朝奉大夫程嗣恭。孫男四人。嗣徽通直郎。嗣真宣義郎。嗣賢試校書郎。嗣光未命。曾孫男六人。韓太廟齊郎。餘未名。公爲人樂易深中。恢然偉人也。平生與人實無所怨怒。非特不形於色而已。專務掩惡揚善。以德報怨。出於至誠。非勉強者。天下稱之。庶幾漢劉寬唐婁師德之徒云。始歐陽脩。踰公爲知制誥。人意公不能平。及脩坐累對詔獄。人莫敢爲言。公獨抗章言脩無罪。爲仇人所中傷。陞下不可以天下法爲人報仇。上感悟。脩以故得全。公旣老。脩亦退居汝南。公自睢陽往從之游。樂飲旬日。蘇舜欽爲進奏院以羣飲得罪。公言與會者皆一時名人。若舉而棄之。失士大夫望。非朝廷福。張誥以贓敗竄海上。公坐貶累年。而憐誥終不衰。間使人至海上。勞問賙給之。代馮浩爲鄆州。吏舉按浩侵用公使錢三十萬。當以浩職田租償官。公曰。浩吾同年也。且知其貧。不可以已俸償之。公所爲大略如此。至於敦尙契舊。葬死養孤。蓋不可勝數。余於公爲里人。少相善也。退而老於鄉。日從公游。蓋知之詳矣。元緒以墓

碑爲請義不可以辭銘曰。

維古任人仁義是圖仁近於弱義近於迂課其功利歲計有餘在漢孝文發政之初欲以利口登進嗇夫有臣釋之實矢厥謨世謂長者絳侯相如皆訥於言有口若無豈效此子喋喋巧諛帝用感悟老成是親清淨無爲鑒于暴秦歷祀四百世載其仁赫赫我宋以聖繼神於穆仁宗如歲之春招延朴忠屏遠佞人豈獨左右刑於庶民維時趙公含德不發如圭如璧如金如錫置之不懼用之不懼帝識其心長者之傑遂授以政歷任三葉濟於艱難不寃不跋公在朝廷靖恭寡言不忮不求孰知其賢望其容貌有恥而悛薄夫以敦鄙夫以寬今其亡矣吾誰與存作此銘詩以詔後昆

## 卷十九

### 釋教五十首

#### 請淨慈法涌禪師入都疏

京師禪學之盛發於本秀二公本旣還山秀復入寂駢馬都尉張君子來聘法涌繼揚宗風東坡居士適在錢塘實爲敦勸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法涌童子畫沙已具佛智維摩無語猶涉二門雖吾先師不異是說質之孔孟蓋有成言不爲穿窬仁義不可勝用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我願法涌廣大慈悲印宗仁得仁之侶深嚴峻峙訶未證謂證之人本自不然伏惟珍重

#### 捨銅龜子文

蘇州報恩寺重造古塔諸公皆捨所藏舍利予無所利可捨獨捨盛舍利者敬爲四恩三有捨之故人王頤爲武功宰長安有修古塔者發舊葬得之以遺余余以藏私印成壞者有形之所不免而以藏舍利則可以久存藏私印或以速壞貴舍利而賤私印樂久存而悲速壞物豈有是哉余其并是捨之

書若達所書經後

懷楚比丘示我若達所書二經經爲幾品品爲幾偈偈爲幾句句爲幾字字爲幾畫其數無量而此字畫平等若一無有高下輕重大小云何能一以忘我故若不忘我一畫之中已現二相而況多畫如海上沙是誰磋磨自然勻平無有釐細如空中雨是誰揮灑自然蕭散無有疎密咨爾楚達若能一念了是法門於剎那頃轉八十藏無有忘失一句一偈東坡居士說是法已復還其經

重請戒長老住石塔疏

大士未曾說法誰作金毛之聲衆生各自開堂何關石塔之事去無作相住亦隨緣長老戒公開不二門施無盡藏念西湖之久別本是偶然爲東坡而少留無不可者一時作禮重聽白推渡口船回依舊雲山之色秋來雨過一新鍾鼓之音

書孫元忠所書華嚴經後

余聞世間凡富貴人及諸天龍鬼神具大威力者修無上道難造種種福業易所發菩提心旋發旋忘如飽滿人厭棄飲食所作福業舉意便成如一滴水流入世間卽爲江河是故佛說此等真可畏怖一念差失萬劫墮壞一切龍服地行天飛佛在依佛佛成依僧皆以是故維鎮陽平山子龍靈變莫測常依覺寶

二大比丘有大檀越孫溫靖公實能致龍與相賓友曰雨曰霽惟公所欲公之與此二大比丘及此二龍必同事佛皆受佛記故能於未來世各以願力而作佛事觀公奏疏本欲爲龍作廟又恐血食與龍增業故上乞度僧以奉祠宇公之愛龍如愛其身祇令作福不令造業若推此心以及世間待物如我待我如物予知此人與佛無二覺既圓寂公亦棄世其子元忠爲公親書華嚴經八十卷累萬字無有一點一畫見意墮相人能攝心一念專靜便有無量應感而元忠此心盡八十卷終始若一予知諸佛悉已見聞若以此經置此山中則公與二士若龍在在處處皆當相見共度衆生無有窮盡而元忠與予亦當與焉

觀音贊一首

興國浴室院法真大師慧汝傳寶禪月大師貫休所書十六大阿羅漢左朝散郎集賢校理歐陽棐爲其女爲軒子婦者捨所服用裝新之軒亦家藏虔州小孟畫觀世音捨爲中尊各作贊一首爲亡者追福滅罪

衆生墮八難身心俱喪失惟有一念在能呼觀世音火坑與刀山猛獸諸毒藥衆苦萃一身呼者常不痛呼者若自痛則必不能呼若其了不痛何用呼菩薩當自救痛者不煩觀音力衆生以二故一身受衆苦若能真不二則是觀世音八萬四千人同時俱赴救

羅漢贊十六首

第一

正坐斂眉扼腕立拂問此大士爲言爲默默如雷霆言如牆壁非言非默百祖是式

第二

旃檀非煙火亦無香是從何生俯仰在亡彈指贊歎善思念之是一炷香是天人師

第三

一劫七日刹那三世何念之深屈指默計屈者已往信者未然孰能住此屈信之間

第四

我觀西方度無量國諸佛陀耶在我掌握右顧瞬然汝則皆西隨我所印識道不迷

第五

耆年何者粲然復少我知其心佛不妄笑瞋喜雖幻笑則非瞋施此無憂與無量人

第六

袖手不言跏趺終日兩眉雖舉六月皆寂寂不爲身動不爲人天作時雨山川出雲

第七

以惡駭物如火自爇以信入佛如水自溼垂眉捧手爲誰虔恭導師無德水火無功

第八

六塵旣空出入息滅松摧石隕路迷草合逐獸于原得已亡弓偶然汲水忽焉相逢

第九

以口誦經以手歎法是二道場各自起滅孰知毛竅八萬四千皆作佛事說法熾然

第十

掌中浮圖舍利所宅放大光明照十方刹檮而藏之了無見聞衆所發心與佛皆存

第十一

左手持經右手引帶爲卷爲開是義安在已讀則卷未讀則開我無所疑其音如雷

第十二

面門月圓瞳子電爛示和猛容作威喜觀龍象之姿魚鳥所驚以是幻身爲護法城

第十三

手中竹根所指如意云何不動無意可指食已宴坐便腹果然是中空洞以受世間

第十四

梵書旁行俛首注視不知有經而況字義佛子云何飽食晝眠勤苦功用諸佛亦然

第十五

衆生顛倒爲物所轉我轉是珠以一貫萬過現不住未則未來舉珠示人孰爲輪迴

第十六

以口說法法不可說以手示人手去法滅生滅之中了然真常是故我法不離色聲

水陸法像贊十六首并引

蓋聞淨名之鉢屬饜萬口寶積之蓋偏覆十方若知法界本造於心則雖凡夫皆具此理昔在梁武皇帝

始作水陸道場。以十六名盡三千界。用狹而施博。事約而理詳。後生莫知。隨世增廣。若使一二而悉數。雖至千萬而靡周。惟我蜀人頗存古法。觀其像設。猶有死刑虔召請於三時。分上下者八位。但能起一念於慈悲之上。自然撫四海於俛仰之間。軾敬發願心。具嚴繪事。而大檀越張侯致禮樂。聞其事。共結勝緣。請法雲寺法涌禪師善本。善擇其徒。修營此會。永爲無礙之施。同守不刊之儀。軾拜手稽首。各爲之贊。凡十  
六首。

上八位

一切常住佛陀耶衆

謂此爲佛。是事理障。謂此非佛。是斷滅相。事理既融。斷滅亦空。佛自現前。如日之中。

一切常住達摩耶衆

以意爲根。是謂法塵。以佛爲體。是謂法身。風止浪靜。非有別水。放爲江河。匯爲沼沚。

一切常住僧伽耶衆

佛旣彌名。法亦非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惟佛法僧。非三非一。如雲出雨。如水現日。

一切常住大菩薩衆

神智無方。解脫無礙。以何因緣。得大自在。障盡願滿。反于自然。無始以來。亡者復存。

一切常住大辟支佛衆

現無佛處。修第二乘。如日入時。膏火爲燈。我說二乘。如應病藥。敬禮辟支。卽大圓覺。

一切常住大阿羅漢衆

大不可知山隨綫移小入無間潔身軍持我雖不能能設此供知一切人具此妙用。

一切五通神仙衆

孰云飛仙高舉達世湛然神凝物不疵癘爲同爲異本自無同契我無生長生之宗。

一切護法龍神衆

外道壞法如刀截風壞者旣妄護者亦空偉茲龍神威而不怒示有四友佛之禦侮。

下八位

一切官寮吏從衆

至難者君至憂者臣以衆生故現宰官身以難爲易以憂爲樂樂兼萬人禍倍衆惡。

一切天衆

苦極則修樂極則流禍福無窮糾纏相求遂超欲色至非非想不如一念真發無上。

一切阿修羅衆

正念淳想則爲飛行毫釐之差遂墮戰爭以此爲道穴胸限首是真作家當師子吼。

一切人衆

地獄天宮同一念頭涅槃生死同一法性抱寶號窮鑽穴索空今夕何夕當選大雄。

一切地獄衆

汝一念起業火熾然非人燭汝乃汝自燭觀法界性起滅雷速知惟心造是破地獄

一切餓鬼衆

說食無味涎流妄嚥真食無火中虛妄見美從妄生惡亦幻成知幻卽離旣飽且寧

一切畜生衆

欲人不知心則有負此念未成角尾已具集我道場一洗濯之盡未來劫愧者勿爲

一切六道外者衆

陋劣之極蕩於眇冥胎卵溼化莫從而生聞吾法音驟起雷動如夢覺人不復見夢

釋迦文佛頌并引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蘇軾爲亡妻同安郡君王氏閨之請奉議郎李公麟敬畫釋迦文佛及十大弟子元祐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設水陸道場供養軾拜手稽首而作頌曰

我願世尊足指按地三千大千淨琉璃色其中衆生靡不解脫如日出時眠者皆作如雷震時蟄者皆動同證無上永不退轉

僧伽贊

盲人有眼不自知忽然見日喜而舞非謂日月有在亡實自慶我眼根在泗濱大士誰不見而有熟視不見者彼豈無眼業障故以知見者皆希有若能便作希有見從此成佛如反掌傳摹世間千萬億皆自大士法身出麻田供養東坡贊見者無數悉成佛

阿彌陀佛贊

蘇軾之妻王氏名閨之。字季章。年四十六。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于京師。臨終之夕。遺言捨所受用。使其子邁。迨過爲畫阿彌陀像。紹聖元年六月九日像成。奉安于金陵清涼寺。贊曰。

佛子在時百憂繞。臨行一念何由了。口誦南無阿彌陀。如日出地萬國曉。何況自捨所受用。畫此圓滿天日表。見聞隨喜悉成佛。不擇人天與蟲鳥。但當常作平等觀。本無憂樂與壽夭。丈六全身不爲大方寸。千佛夫豈小。此心平處是西方。閉眼便到無魔境。

無名和尚頌觀音偈

徐因饒州人

我觀諸佛及菩薩。皆以六塵作佛事。雖有妙智如觀音。根性亦自閒思復。佛子流浪無始劫。未空言語文字性。譬如多財石季倫。知財爲害不早散。手揮金寶棄溝壑。不如施與貧病者。纍纍三百五十珠。持與觀音作纓絡。

無名和尚傳贊

道無分成佛。無滅生如影外光。孰在孰亡如井中空。孰虛孰盈無名和尚。蓋名無名。

蘇程庵銘并引

程公庵南華長老辯公爲吾表弟程德孺作也。吾南遷過之。更其名曰蘇程。且銘之曰。  
辯作庵。寶林南程取之。不爲貪。蘇後到住者三。蘇既住。程則去。一彈指三世具。如我說無是處。百千燈同  
一光。一塵中兩道場。齊說法不相妨。本無通安有礙。程不去。蘇亦在。各徧滿無雜壞。

思無邪齋銘

東坡居士問法於子由。子由報以佛語曰。本覺必明。無明覺。居士欣然有得於孔子之言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有思皆邪也。無思則土木也。吾何自得道。其惟有思而無所思乎。於是幅巾危坐。終日不言。明目直視。而無所見。攝心正念。而無所覺。於是得道。乃名其齋曰。思無邪。而銘之曰。

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病。廓然自圓明。鏡鏡非我鏡。如以水洗水。二水同一淨。浩然天地間。惟我獨也正。虔州崇慶禪院新經藏記

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曰。以無所得故。而得舍利弗。得阿羅漢道。亦曰。以無所得故。而得如來與舍利弗。若是同乎。曰。何獨舍利弗。至于百工賤技。承蜩意鉤。履狹畫墁。未有不同者。論道之大小。雖至於大菩薩。其視如來。猶若天淵然。及其以無所得故。而得。則承蜩意鉤。履狹畫墁。未有不與如來同者也。以吾之所知。推至其所不知。嬰兒生而導之言。稍長而教之書。口必至於忘聲。而後能言。手必至於忘筆。而後能書。此吾之所知也。口不能忘聲。則語言難於屬文。手不能忘筆。則字畫難於刻凋。及其相忘之至也。則形容心術。酬酢萬物之變。忽然而不自知也。自不能者。而觀之。其神智妙達。不既超然與如來同乎。故金剛經曰。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以是爲技。則技疑神。以是爲道。則道疑聖。古之人與人皆學而獨至於是。其必有道矣。吾非學佛者。不知其所自入。獨聞之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有思皆邪也。善惡同而無思。則土木也。云何能使有思而無邪。無思而非土木乎。烏乎。吾老矣。安得數年之暇。託於佛僧之宇。盡發其書。以無所思心。會如來意。庶幾於無所得故。而得者。謫居惠州。終歲無事宜。

若得行其志而州之僧舍無所謂經藏者獨榜其所居室曰思無邪齋而銘之致其志焉始吾南遷過虔州與通守奉議郎俞君括游一日訪廉泉入崇慶院觀寶輪藏君曰是於江南壯麗爲第一其費二千餘萬前長老曇秀始作之幾於成而寂今長老惟湜嗣成之奔走二老之間勸導經營銖積寸累十有六年而成者僧知錫也子能愍此三士之勞爲一言記之乎吾蓋心許之俞君博學能文敏於從政而恬於進取數與吾書欲棄官相從學道自虔罷歸道病卒於廬陵虔之士民有巷哭者吾亦爲出涕故作此文以遺湜錫并論孔子思無邪之意與吾有志無書之歎使刻于石且與俞君結未來之因乎紹聖二年五月二十七日記

書柳子厚大鑒禪師碑後

釋迦以文教其譯于中國必託於儒之能言者然後傳遠故大乘諸經至楞嚴則委曲精盡勝妙獨出者以房融筆授故也柳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谿南嶽諸碑妙絕古今而南華今無刻石者長老重辯師儒釋兼通道學純備以謂自唐至今頌述祖師者多矣未有通亮簡正如子厚者蓋推本其言與孟軻氏合其可不使學者晝見而夜誦之故具石請予書其文唐史元和中馬摠自虔州刺史遷安南都護徙桂管經略觀察使入爲刑部侍郎今以碑考之蓋自安南遷海南非桂管也韓退之祭馬公文亦云自交州抗節番禺曹谿謚號決非桂帥所當請以是知唐史之誤當以碑爲正紹聖二年六月九日

書金光明經後

軾之幼子過其母同安郡君王氏諱聞之字季章享年四十有六以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于京師殯于

城西惠濟院過未免喪而從軾遷于惠州日以遠去其母之殯爲恨也念將祥除無以申罔極之痛故親書金光明經四卷手自裝治送虔州崇慶禪院新經藏中欲以資其母之往生也泣而言於軾曰書經之勞微矣不足以望豐報要當口誦而心通手書而身履之乃能感通佛祖升濟神明而小子愚冥不知此經皆真實語耶抑寓言也當云何見云何行軾曰善哉問也吾常聞之張文定公安道曰佛乘無大小言亦非虛實顧我所見如何耳萬法一致也我若有見寓言即是實語若無所見實寓皆非故楞嚴經云若一衆生未成佛終不於此取涅槃若諸菩薩急於度人不急於成佛盡三界衆生皆成佛已我乃涅槃若諸菩薩覺知此身無始以來皆衆生相冤親拒受內外障護卽卵生相壞彼成此損人益己卽胎生相愛染留連附記有無卽溼生相一切物變爲己主宰卽化生相此四衆生相者與我流轉不覺不知勤苦修行幻力成就則此四相伏我諸根爲涅槃相以此成佛無有是處此二菩薩皆是正見乃知佛語非寓非實今汝若能爲流水長者以大願力象取無礙法水以救汝流浪渴涸之魚又能觀諸世間雖甚可愛而虛幻無實終非我有者汝卽捨離如薩埵王子捨身雖甚可惡而業所驅迫深可憐憫者汝卽布施如薩埵王子施虎行此捨施如飢就食如渴求飲則道可得佛可成母可拔也過再拜稽首願書其末紹聖二

年八月一日

金剛經跋尾

聞昔有人受持諸經攝心專妙常以手指作捉筆狀於虛空中寫諸經法是人去後此寫經處自然嚴淨雨不能溼凡見聞者孰不贊歎此希有事有一比丘獨拊掌言惜此藏經止有半藏乃知此法有一念在

卽爲塵勞而況可以聲求色見今此長者譚君文初以念親故示入諸相取黃金屑書金剛經以四句偈悟入本心灌流諸根六塵清淨方此之時不見有經而況其字字不可見何者爲金我觀譚君孝慈忠信內行純備以是衆善莊嚴此經色相之外炳然煥發諸世間眼不具正見使此經法缺陷不全是故我說應如是見東坡居士說是法已復還其經

廣州東莞縣資福寺舍利塔銘

自有生人以來人之所爲見於世者何可勝道其鼓舞天下經緯萬世有偉於造物者矣考其所從生實出於一念巍乎大哉是念也物復有烈於此者乎是以古之真人以心爲法自一身至一世界自一世界至百千萬億世界於屈信臂須作百千萬億變如佛所言皆真實語無可疑者至於持身厲行練精養志或乘風而仙或解形而去使枯槁之餘化爲金玉時出光景以作佛事者則多有矣其見伏去來皆有時會非偶然者予在惠州或示予以古舍利狀若覆盂圓徑五寸高三寸重一斤一兩外密而中疎其理如芭蕉舍利生其中無數五色具意必真人大士之遺體蓋腦之在顱中顱亡而腦存者予曰是當以施僧與衆共之藏私家非是其人難之適有東莞資福長老祖堂來惠州見而請之曰吾方建五百羅漢閣壯麗甲於南海舍利當栖我閣上則以犀帶易之有自京師至者得古玉璧試取以薦舍利若合符契堂喜遂并璧持去曰吾當以金銀琉璃爲峯堵波置閣上銘曰

真人大士何所脩心精妙明含九州此身性海一浮漚委蛻如遺不自收戒光定力相蒸休結爲寶珠散若旋流行四方獨此留帶犀微矣何足酬璧來萬里端相投我非予堂非求共作佛事知誰由瑞光一

起三千秋。永照南海通羅浮。

卷二十

釋教四十二首

海月辯公真贊

錢塘佛者之盛。蓋甲天下。道德才智之士。與妄庸巧僞之人。雜處其間。號爲難齊。故於僧職正副之外。別補都僧正一員。簿帳案牒奔走。將迎之勞。專責正副以下。而都師領略其要。實以行解表衆而已。然亦通號爲僧官。故高舉遠引。山栖絕俗之士。不屑爲之。惟清通端雅。外涉世而中遺物者。乃任其事。蓋亦難矣。予通守錢塘時。海月大師惠辯者。實在此位。神宇澄穆。不見慍喜。而緇素悅服。予固喜從之游。時東南多事。吏治少暇。而予方年壯氣盛。不安厥官。每往見師。清坐相對。時聞一言。則百憂冰解。形神俱泰。因悟莊周所言。東郭順子之爲人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淸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蓋師之所謂也歟。一日師臥疾。使人請予入山。適有所未暇。旬餘乃往。則師之化四日矣。遺言須予至乃閻棺。趺坐如生。頂尙溫也。予在黃州。夢至西湖上。有大殿榜曰彌勒下生。而故人辯才海月之流。皆行道其間。師沒後二十一年。予謫居惠州。天竺淨惠師屬參寥子以書遺予曰。檀越許與海月作真贊。久不償此願。何也。予瞿然而起。爲說贊曰。

人皆趨世出世者誰。人皆遺世。世誰爲之。爰有大士處此兩間。非濁非淸。非律非禪。惟是海月都師之式。

庶復見之。衆縛自脫。我夢西湖。天宮化城。見兩天竺。宛如平生。雲披月滿。遺象在此。誰其贊之。惟東坡子。

夢齋銘

至人無夢。或曰高宗武王孔子皆夢佛亦夢。夢不異覺。覺不異夢。夢即是覺。覺即是夢。此其所以爲無夢也歟。衛玠問夢於樂廣。廣對以想。曰形神不接而夢。此豈想哉。對曰因也。或問因之說。東坡居士曰。世人之心。而有未嘗獨立也。塵之生滅。無一念住。夢覺之間。塵塵相授。數傳之後。失其本矣。則以爲形神不接。豈非因乎。人有牧羊而復者。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遂夢曲蓋鼓吹。身爲王公。夫牧羊之與王公。亦遠矣。想之所因。豈足怪乎。居士始與芝相識於夢中。旦以所夢求而得之。今二十四年矣。而五見之。每見輒相視而笑。不知是處之爲何方。今日之爲何日。我爾之爲何人也。題其所寓室曰夢齋。而子由爲之銘曰。

法身充滿。處處皆一。幻身虛妄。所至非實。我觀世人生。非實中以寤爲正。以寐爲夢。忽寐所遇。執寤所遭。積執成堅。如丘山高。若見法身。寤寐皆非。知其皆非。寤寐無爲。遨遊四方。齋則不遇。南北東西。法身本然。

十八大阿羅漢頌

蜀金水張氏。畫十八大阿羅漢。軾謫居儋耳。得之民間。海南荒陋。不類人世。此畫何自至哉。久逃空谷。如見師友。乃命過躬。易其裝標。設燈塗香。果以禮之。張氏以畫羅漢有名。唐末蓋世擅其藝。今成都僧敏行。其玄孫也。梵相奇古。學術淵博。蜀人皆曰。此羅漢化生其家也。軾外祖父程公。少時游京師。還遇蜀亂。絕糧不能歸。困臥旅舍。有僧十六人。往見之。曰。我公之邑人也。各以錢二百貸之。公以是得歸。竟不知僧所。

在公曰此阿羅漢也歲設大供四公年九十九凡設二百餘供今軾雖不親覩其人而困厄九死之餘烏言卉服之間乃獲此奇勝豈非希闇之遇也哉乃各卽其體像而窮其思致以爲之頌曰

第一尊者結跏正坐蠻奴側立有鬼使者稽額于前待者取其書通之頌曰  
月明星稀孰在孰亡煌煌東方惟有啓明咨爾上座及阿闍梨代佛出世惟大弟子

第二尊者合掌趺坐蠻奴捧犧于前老人發之中有琉璃餅貯舍利十數頌曰  
佛無滅生通塞在人牆壁瓦礫誰非法身尊者斂手不起于坐示有敬耳起心則那

第三尊者扶烏木養和正坐下有白沐猴獻果侍者執盤受之頌曰

我非標人人莫吾識是雪衣者豈具眼隻方食知獻何愧於猿爲語柳子勿憎王孫

第四尊者側坐屈三指答胡人之間下有蠻奴捧函童子戲捕龜者頌曰

彼問云何計數以對爲三爲七莫有知者雷動風行屈信指間汝觀明月在我指端

第五尊者臨淵壽抱膝而坐神女出水中蠻奴受其書頌曰

形與道一道無不在天宮鬼府奚往而礙婉彼奇女躍于濤瀧神馬尻輿攝衣從之

第六尊者右手支頤左手拊禪師子顧視侍者擇瓜而剖之頌曰

手拊雛猊目視瓜獻甘芳之意若達于面六塵並入心亦徧知卽此知者爲大摩尼

第七尊者臨水側坐有龍出焉吐珠其手中胡人持短錫杖蠻奴捧鉢而立頌曰

我以道眼以傳法宗爾以願力爲護法龍道成願滿見佛不作盡取玉函以界思邈

第八尊者立漆而坐加肘其上侍者汲水過前有神人涌出于地捧槃獻寶頌曰

爾以捨來我以慈受各獲其心寶則誰有視我如爾取與則同我爾福德如四方空

第九尊者食已樸鉢持數珠誦咒而坐下有童子構火具茶又有理筒注水蓮池中者頌曰  
飯食已畢樸鉢而坐童子茗供吹籥發火我作佛事淵乎妙哉空山無人水流花開

第十尊者執經正坐有仙人侍女焚香于前頌曰  
飛仙玉潔侍女雲眇稽首炷香敢問至道我道大同有覺無脩豈不長生非我所求

第十一尊者趺坐焚香侍者拱手胡人捧函而立頌曰

前聖後聖相喻以言口如布穀而意莫傳鼻觀寂如諸根自例孰知此香一炷千偈  
第十二尊者正坐入定枯木中其神騰出于上有大蟒出其下頌曰

默坐者形空飛者神二俱非是孰爲此身佛子何爲懷毒不已願解此相問誰縛爾  
第十三尊者倚杖垂足側坐侍者捧函而立有虎過前有童子怖匿而竊窺之頌曰

是與我同不噬其妃一念之差墮此羆鷲導師悲愍爲爾鑿歟以爾猛烈復性不難

第十四尊者侍鉈杵正坐誦咒侍者整衣于右胡人橫短錫跪坐于左有蛇一角若仰訴者頌曰

彼鬚而虬長跪自言特角亦來身移怨存以無言音誦無說法風止火滅無相仇者

第十五尊者須眉皆白袖手趺坐胡人拜伏于前蠻奴手持拄杖侍者合掌而立頌曰

聞法最先事佛亦久耄然衆中是大長老薪水井臼老矣不能摧伏魔軍不戰而勝

第十六尊者橫如意趺坐下有童子發香篆侍者注水花盆中頌曰。

盆中浮紅篆煙綠青無間無答如意自橫點瑟旣希昭琴不鼓此間有曲可歌可舞。

第十七尊者臨水側坐仰觀飛鶴其一旣下集矣侍者以手拊之有童子提竹籃取果實投水中頌曰引之浩茫與鶴皆翔藏之幽深與魚皆沉大阿羅漢入佛三昧俯仰之間再拊海外。

第十八尊者植拂支頤瞪目而坐下有二童子破石榴以獻頌曰。

植拂支頤寂然跏趺尊者所游物之初耶聞之於佛及吾子思名不用處是未發時。

跋尾

佛滅度後閻浮提衆生剛狠自用莫肯信入故諸賢聖皆隱不現獨以像設遺言提引未悟而峨眉五臺廬山天台猶出光景變異使人了然見之軒家藏十六羅漢像每設茶供則化爲白乳或凝爲雪花桃李芍藥僅可指名或云羅漢慈悲嚴重急於接物故多現神變儻其然乎今於海南得此十八羅漢像以授予由弟使以時修敬遇夫婦生日輒設供以祈年集福并以前所作頌寄之子由以二月二十日生其婦德陽郡夫人史氏以十一月十七日生是歲中元日題。

藥師琉璃光佛贊并引

佛弟子蘇篤與其妹德孫病久不愈其父過母范氏供養祈禱藥師琉璃光佛遂獲痊損其大父軒特爲造畫尊像敬拜稽首爲之贊曰我佛出現時衆生無病惱世界悉琉璃大地皆藥草我今衆穉孺仰佛如翁媼面頤旣圓平風末亦除掃

弟子籥與德前世衲衣老敬造世尊像壽命仗佛保

廣州資福寺羅漢閣碑

衆生以愛故入生死。由於愛境。有逆有順。而生喜怒。造種種業。展轉六趣。至千萬劫。本所從來。唯一愛。更無餘病。佛大醫王。對病爲藥。唯有一捨。更無餘藥。常以此藥。而治此病。如水救火。應手當滅。云何衆生不滅此病。是導師過非衆生咎。何以故。衆生所愛。無過身體。父母有疾。割肉刺血。初無難色。若復鄰人。從其求乞。一爪一髮。終不可得。有二導師。其一清淨。不入諸相。能知衆生生死之本能。使衆生了然見知。不生死。出輪迴處。是處安樂。堪永依怙。無異父母。支體可捨。而況財物。其一導師。以有爲心。行有爲法。縱不求利。卽自求名譽。如鄰人求乞爪髮。終不可得。而況肌肉。以此觀之。愛吝不捨。是導師過設。如有人無故取米。投坑穿中。見者皆恨。若以此米施諸鳥雀。見者皆喜。鳥雀無知。受我此施。何異坑穿。而人自然有喜有懼。如使導師有心有爲。則此施者與棄何異。以此觀之。愛吝不捨。非衆生咎。四方之民。皆以勤苦。而得衣食所得毫末。其苦無量。獨此南越嶺海之民。賛遷重寶。坐獲富樂。得之也易。享之也愧。是故其人以愧。故捨。海道幽險。死生之間。曾不容髮。而況飄墮羅刹鬼國。呼號神天。佛菩薩僧。以脫須臾。當此之時。身非已有。而況財物。實同糞土。是故其人以懼。故捨。愧懼二法。助發善心。是故越人輕施樂捨。甲於四方。東莞古邑。資福禪寺。有老比丘。祖堂其名。未嘗戒也。而律自嚴。未嘗求也。而人自施。人之施堂。如物在衡。損益銖黍。悉了然覺知。堂之受施。如水涵影。雖千萬過。無一留者。堂以是故。創作五百大阿羅漢。嚴淨寶閣。涌地千柱。浮空三成。壯麗之極。實冠南越。東坡居士見聞。隨喜而說偈言。

五百大士栖此城。南珠大貝皆東傾。衆心回。柏再榮。鐵林東來閣乃成。寶骨未到先通靈。赤蛇白璧珠夜明。三十襲吉誰敢爭。層簷飛空俯日星。海波不搖颺無聲。天風徐來韻流鈴。一洗瘴霧冰雪清。人無南北壽且寧。

靜安縣君許氏繡觀音贊

太岳之裔邑于靜安學道求心妙湛自觀觀觀世音凜不違顏三年之後心法自圓聞思脩王如日現前心識其容口莫能言發于六用以所能傳自手達鍼自鍼達線爲鍼幾何巧歷莫算鍼若是佛佛當千萬若其非佛此相曷緣孰融此二爲不二門拜手敬贊東坡老人

繡佛贊

凡作佛事各以所有富者以財壯者以力巧者以技辯者以言若無所有各以其心見聞隨喜禮拜讚歎曾未及彼一鍼之勞而其獲報等無有二若復緣此得度成佛則此繡者乃是導師

東莞資福堂老柏再生贊

生石首肯奘松肘回是心苟真金石爲開堂去柏枯其留復生此柏無我誰爲枯榮方其枯時不枯者存一枯一榮皆方便門世人不聞瓦礫說法今聞此柏熾然常說

補禪月羅漢贊九首

美很惡婉自昔所聞不圓其輔有圓者存現六極相代衆生報使諸佛子具佛相好聘耳屬肩綺眉覆額佛在世時見此耆年開口誦經四十餘齒時聞雷雹出一彈指

白毼在膝。貝多在巾。目視超然。忘經與人。面顱百皺。不受刀鏽。無心掃除。留此殘雪。右手扶杖。左手拊右。爲手持杖。爲杖持手。宴坐石上。安以杖爲無用之用。世人莫知。兩眼方用。兩手自寂。用者注經。寂者寄膝。二法相忘。亦不相捐。是四句偈。在我指端。勞我者。哲。休我者。黔。如晏如岳。鮮不僻淫。是哀鈞。它澹臺滅明。各妍于心得。法眼正。善心爲男。其室法喜。背癢孰爬。有木童子。高下適當。輕重得宜。使真童子能如茲乎。佛子三毛。髮眉與須。旣芸其二。一則有餘。因以示衆。物無兩途。旣得無生。則無生死。捧經持珠杖。則倚肩植杖而起。經珠乃閑。不行不立。不坐不臥。問師此時。經杖何在。

### 談妙齋銘

南華老明。端靜簡潔。浮雲掃盡。但挂孤月。吾宗伯固。通亮英發。大圭不豫。天驥超絕。空空無有。獨設一榻。窄毗耶城。奔走竭蹶。二士共談。必說妙法。彈指千偈。卒無所說。有言皆幻。無起不滅。問我何爲。鏤冰琢雪。人人造語。一一說法。孰知東坡。非問非答。

### 南華長老重辯師逸事

契嵩禪師常瞋。人未嘗見其笑。海月慧辯師常喜。人未嘗見其怒。予在錢塘親見二人。皆趺坐而化。嵩既荼毗。火不能壞。益薪熾火。有終不壞者五。海月比葬而如生。且微笑。乃知二人以瞋喜作佛事也。世人視身如金玉。不旋踵爲糞土。至人反是。予以是知一切法以愛故壞。以捨故常在。豈不然哉。予遷嶺南。始識南華。重辯長老。語終日知其有道也。予自海南還。則辯已寂久矣。過南華吊其衆。問塔墓所在。衆曰。我師

昔作壽塔南華之東數里有不悅師者葬之別墓既七百餘日矣今長老明公獨奮不顧發而歸之壽塔改棺易衣舉體如生衣皆鮮芳衆乃大服東坡居士曰辯視身爲何物棄之尸陀林以飼鳥鳥何有安以壽塔爲明公知辯者特欲以化服同異而已乃以茗果奠其塔而書其事以遺其上足南華塔主可興師時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南華長老題名記

學者以成佛爲難乎累土畫沙童子戲也皆足以成佛以爲易乎受記得道如菩薩大弟子皆不任問疾是義安在方其迷亂顛倒流浪苦海之中一念正真萬法皆具及其勤苦功用爲山九仞之後毫釐差失千劫不復嗚呼道固如是也豈獨佛乎子思子曰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孟子則以爲聖人之道始於不爲穿窬而穿窬之惡成於言不言人未有欲爲穿窬者雖穿窬亦不欲也自其不欲爲之心而求之則穿窬足以爲聖人可以言而不言不可以言而言雖賢人君子有不能免也因其不能免之過而遂之則賢人君子有時而爲盜是二法者相反而相爲用儒與釋皆然南華長老明公其始蓋學於子思孟子者其後棄家爲浮屠氏不知者以爲逃儒歸佛不知其猶儒也南華自六祖大鑒示滅其傳法得眼者散而之四方故南華爲律寺至吾宋天禧三年始有詔以智度禪師普遂住持至今明公蓋十一世矣明公告東坡居士曰宰官行世間法沙門行出世間法世間卽出世間等無有二今宰官傳授皆有題名壁記而沙門獨無有矧吾道場實補佛祖處其可不嚴其傳子爲我記之居士曰諾乃爲論儒釋不謀而同者以爲記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一日

南安軍常樂院新作經藏銘

佛以一口而說千法，千佛千口則爲幾說。我法不然，非千非一。如百千燈共照一室，雖各徧滿不相壞雜。咨爾學者云何覽閱，自非正眼表裏洞達，已受將受，則相陵奪。惟回塵空無所不悅，是名耳順亦號莫逆。以此轉經有轉無竭，道人山居僻介楚越，常樂我靜。一食破衲，達磨耶藏勤苦建設，我無一錢。檀波羅密施此法水，以灌爾睫。

靈感觀音偈并引

或問居士，佛無不在，云何僧榮所常供養。觀世音像獨稱靈感。居士答言，譬如靜夜天清無雲，我目無病，未有舉頭而不見月。今此畫像方其畫時，工適清淨，又此僧榮方供養時，秉心端嚴，不入諸相。無有我人衆生壽者，則觀世音廓然自現。爾時居士作此言已，心開形解，隨其所得而說偈言。

夫物芸芸，各升其英。爲天蒼蒼，爲日月星。無在不在，容光則明。矧我大士，淵兮淨神，妙湛生光，積光爲形。亭亭空中，靡所倚憑。眷此幻身，如鬼如氓。生財囿物，軒昂權衡。地所不載，而能空行。滅則蕩空，附離四生。不可控搏。矧此亭亭，涕淚請救。博頰頓纓，如月下照。著心寒清，不因脩爲得法。眼淨碎身微塵，莫報聖靈。

湜長老真贊

道與之貌，天與之形。雖同乎人，而實無情。彼真清隱，何殊丹青。日照月明，雷動風行。夫孰非幻忽而成，此畫清隱可謁雨晴。

清隱堂銘

已去清隱而老崇慶崇慶亦非何者爲正清者其行隱者其言非彼非此亦非中間在清隱時念念不住今者何人補清隱處八萬四千劫火洞然但隨他去何處不然

觀世音菩薩頌并引

金陵崇因禪院長老宗襲自以衣鉢造觀世音像極相好之妙予南遷過而禱焉曰吾北歸當復過此而爲之頌建中靖國元年五月日自海南歸至金陵乃作頌曰

慈近乎仁悲近乎義忍近乎勇憂近乎智四者似之而卒非是有大圓覺平等無二無冤故仁無親故義無人故勇無我故智彼四雖近有作有止此四本無有取無匱有二長者皆樂檀施其一大富千金日費其一甚貧百錢而已我說二人等無有異吁觀世音淨聖大士徧滿空界擎攜天地大解脫力非我敢議若其四無我亦如此

